

佛
經
目

第八

C40
4514
(131)

80 1 2 3 4 5 6 7 8 9 90 1 2 3 4 5 6 7 8 9 100 1 2 3 4 5 6 7 8 9

寄贈
大正十三年五月十五日
田健次郎氏

C40-4514

了翁上座請大藏及有
家書墨之武則崇雲山
我徽宗皇帝在居中永
為夢有言許出院內
當由二世鐵牛機謹誌



佛祖綱目卷第三十七之上 露字號

甲子 宋神宗元豐七年 丙寅 哲宗元祐元年 甲戌 改紹聖元年 戊寅 改元祐元年

辛巳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 壬午 改崇寧元年 丁亥 改大觀元年 辛卯 改政和元年 癸

巳 徽宗政和三年止

神宗本禪師住慧林

元豐七年宋神宗詔宗本住慧林禪院召對賜坐喻
以方興禪宗宜善開導之肯既退上謂左右曰真福
慧僧也○汴京法雲寺新成詔法秀開山賜號圓通
時李伯時麟工畫馬秀呵曰汝士大夫以畫名矧又
畫馬期人誇以為妙妙入馬腹中亦足懼麟自是絕

筆秀勸畫觀音像以贖其過黃庭堅作豔語人爭傳之秀亦呵曰翰墨之妙甘施於此乎堅笑曰又當置我於馬腹中耶秀曰汝以豔語動天下人疑心不止馬腹恐生泥犁耳堅遂拜領○元祐上饒王氏子依慧南悟旨南歿游湘廬馬祖故基衲子追隨潭守謝景溫欲禪道林律居延祐爲第一世道林像設之多冠湘西祐夷廓之爲虛堂禪室以會四方學者役夫不敢壞像設祐自鋤棄諸江曰昔本不成今安得壞吾法尙無凡情存聖解乎○法安臨川許氏子受義懷旨訣歸臨川住黃山如意院敗屋破垣無以蔽風

雨十年大厦如化成棄去住武寧延恩寺草屋數楹敗床不簀安殊樂之令尹糾豪右謀爲一新安笑曰檀法本以度人今非其發心而強之是名作業不名佛事也安與法秀昆弟秀嘗以書招安安讀之笑曰吾始以秀有精彩今而後知其癡也夫出家兒塚間樹下辦那事如救頭然今無故於八達衢頭架大屋養數百閑漢此真開眼尿牀吾何復對語哉然吾宗自此益微矣元豐甲子七月命弟子取方丈文書聚焚之以院事付一僧八月示寂○富弼字彥國河南人鎮亳州時聞修顯法席之盛往質所疑值顯登座

以目左右顧視大衆已微有得因執弟子禮請爲入室顥見即曰相公已入來富弼猶在外弼聞汗流浹背不覺豁然而晚年居洛遂請顥住招提旣至迎居後苑晨夕叅叩弼每有談論顥輒以爲非一日謂弼曰待得山僧豎點頭即是也自是弼凡有所言顥輒搖首忽一日中夜弼大省徹遽往叩門顥已閉關而寢聞其聲即呼曰相公且喜大事了畢夜深更不啓關晨朝相見至曉往見之顥遙見已點頭矣弼喜甚時宗本方奉詔往慧林弼以詩寄謝曰因見顥師悟入深寅緣傳得老師心東南謾說江山遠目對靈光

與妙音別後答顥書曰示諭此事問佛必有夙因非今生能辦誠是如此然弼遭遇和尚即無始以來忘失事一旦認得此後定須拔出生死海不是尋常恩知雖盡力道斷道不出也和尙得弼百千其數何益於事不過人道華嚴會下出得箇老病俗漢濟得和尚甚事所云淘汰甚多此事誠然每念古尊宿始初在本師處動是三二十年少者亦是十數年日夕侍奉聞道聞法方得透頂透底卻思弼兩次蒙和尚垂顧共得兩箇月請益更作聰明過人能下得多少工夫若非和尚巧設方便著力摘發何繇見箇涯岸雖

竭踵頂難於報稱○蘇軾游廬山宿東林與常總論
無情話有省黎明獻偈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
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總肯
之○邵雍字堯夫范陽人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冬
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有學佛吟曰飽食豐
衣不易過日長時節奈愁何求名壯歲投宣聖怕死
老年親釋迦妄欲斷緣緣愈重微求去病病還多長
江一片平如練幸自無風又起波○范鎮字景仁華
陽人累官翰林學士或問鎮何以不信佛曰爾必待
我合掌膜拜然後爲信耶黃庭堅一日過鎮終日相

對正身端坐未嘗回顧亦無倦色鎮曰吾二十年來
胸中未嘗起一思慮二三年來不甚觀書若無賓客
終日獨坐夜分方睡雖兒曹歡呼咫尺皆不聞堅曰
公却是學佛作家○司馬光初不喜禪自富韓問法
於大本後忽有所契後因范鎮論空相以詩戲曰不
須天女散已解動禪心又曰賤子悟已久景仁今復
迷又曰到岸何須筏揮鋤不用金浮雲任來往明月
在天心○荆王夫人王氏專修淨業一妾懈慢夫人
深責之遂悔悟精進忽無疾而逝致夢他妾云蒙夫
人誨已生安養俄而夫人亦夢與妾同遊寶池見一

花天衣飄揚題曰楊傑一華朝服而坐題曰馬玕復見金臺先明晃耀妾指曰此夫人生處也既覺彌加精進年八十一誕晨秉燭燃香望觀音閣而立左右方具儀獻壽已立化矣

○清遠叅法演禪師

清遠臨卽李氏子初讀法華至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質其講師師不能答遠嘆曰義學名相非所以了生死大事遂南游徧叅至太平見法演旋丐於廬州偶雨仆地煩憊間聞二人交相惡罵諫者曰你猶自煩惱在遠於言下有省及歸凡有所問演即曰

我不如你你自會得好或曰我不會我不如你遠愈疑遂問演曰座下誰得和尚說話曰禮上座却會遠乃咨決於元禮禮以手引遠耳繞圍爐數匝且行且語曰你自會得好曰有冀開發乃爾相戲耶曰你他後悟去方知今日曲折時遠年十七○了元自歸宗遷金山示衆昔雲門說法如雲雨絕不喜人記錄其語見必罵逐曰汝口不用友記吾語異時裨販我去今室中對機錄皆香林明教以紙爲衣隨聞即書後世學者漁獵文字語言正如吹網欲滿非愚即狂時江浙叢林以文字爲禪謂之請益故元以是諷之○

周敦頤字茂叔春陵人因游廬山樂其幽勝遂築室焉初謁祖心叩以教外別傳之旨心曰只消向你自家屋裏打點孔子謂朝聞道夕死可矣畢竟以何爲道夕死可耶顏子不改其樂所樂何事但於此究竟久久自然有箇契合處又謁常總論性語及理法界事法界至理事交徹冷然獨會後著太極圖語語出自東林口訣時了元寓鸞溪頤復往謁相與講道問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禪門何謂無心是道曰疑則別叅曰叅則不無畢竟何以爲道曰滿目青山一任看頤豁然有省一日忽見窓前草生乃曰與自

家意思一般以偈呈曰昔本不迷今不悟心融境會豁幽潛草深窓外松當道盡日令人看不厭遂請元作青松社主以婉白蓮故事頤後倡明道學者稱爲濂溪先生嘗自言曰吾此妙心實啓迪於黃龍發明於佛印然易理廓達自非東林開遮拂拭無繇表裏洞然○楊時字中立號龜山先生將樂人從二程游嘗曰微生高乞醢與人孔子以爲不直維摩經云直心是道場儒佛至此實無二理與常總友善謂總曰禪學雖高却於儒道未有所得總曰儒道要緊處也記得些子且道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得箇甚麼時

默然嘗有詩曰盈科日進幾時休到海方能止衆流
只恐達多狂未歇坐馳還愛鏡中頭

乙丑克文禪師住報寧

克文住洞山謝事東游三吳至金陵時丞相王安石
居定林聞文至倒屣出迎恨相識之晚問諸經皆首
標時處圓覺獨不然何也曰頓乘所演直示衆生日
用現前不屬今古只今老僧與相公同入大光明藏
游戲三昧互爲賓主非關時處又問經曰一切衆生
皆證圓覺而圭峯以證爲具如何曰圓覺如可改維
摩亦可改也維摩豈不曰亦不滅受而取證夫不滅

受蘊而取證與皆證圓覺之意同蓋衆生現行無明
即是如來根本大智圭峰之言非是安石大悅因捨
宅爲寺延文開山是謂報寧特請於朝賜號眞淨住
未幾士大夫經游無虛日文不堪勞遂還高安菴於
九峯之下名曰投老學者自遠而至○文準興元梁
氏子八歲出家陝西經略范公欲携與俱西準曰登
山求玉入海求珠人各有志本行學道世好非素心
范奇其語因度爲僧初謁梁山乘乘曰驅烏未受戒
敢學佛乘乎準曰壇場是戒耶三羯磨梵行阿闍黎
是戒耶乘大驚準曰雖然敢不受教遂受具戒徧游

講肆倡諸部綱目即棄去曰吾不求甚解法師曇演撫之曰汝法船也南方有亞聖大士若瀉山真如九峰真淨者宜往求之準遂詣瀉山不契造九峰叅克文文問近離甚處曰大仰曰夏在甚處曰大瀉曰甚處人曰興元府文展手曰我手何似佛手準罔措文曰適來祇對一一靈明一天真及乎道箇我手何似佛手便成窒礙且道病在甚處曰不會曰一切現成更教誰會準服膺就弟子之列○太尉呂惠卿嘗注華嚴法界觀暇日遊五臺忽雲霧四合暴風雷雨聲震林壑卿震駭移時稍霽見一衣蒲童子被髮而

來手執梵筴問曰官人何求至此曰願見大士曰欲見何爲曰嘗覽華嚴大教旨深意廣欲望大士發啓妙解庶幾箋釋流行使大心者即得開悟曰諸佛妙意簡易明白先德注意可解如十地一品釋文不過數紙今時枝蔓注近百卷而聖意逾遠真所謂破碎大道也曰童子貌若此而敢呵前輩乎童子笑曰官人謬矣此間一草一木無非文殊境界在汝日用觸事不迷此真文殊耳卿乃下拜纔起童子現大士形跨獅子隱隱雲中而散

丙寅宗本禪師還吳

元祐元年宗本以老求歸既出都城王公貴人送者車騎相屬本誨曰歲月不可把玩老病不與人期惟勤修勿怠是真相爲聞者莫不感動○黃庭堅叅祖心乞指徑捷處心曰只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太史居常如何理論堅開口便道是不是堅迷悶不已一日侍心山行時巖桂盛開心曰聞木樨花香麼曰聞曰吾無隱乎爾堅欣然領解即拜曰和尚得恁麼老婆心切心笑曰只要公到家耳堅字魯直號山谷○贊元住蔣山元祐元年忽曰吾欲還東吳促辦嚴俄化○純白梓州支氏子父謙

聞法於松山道者以死生爲戲白衣梵行緇俗無出其右白少聞父誨有如夙習一日躍過溪忽有省不覺失笑遂落髮受具遍歷成都講肆通性相宗去之南遊叅黃檗惟勝親近歲餘未始一顧白事益勤勝一日忽擡眸視之白喝曰這老漢把不定作麼勝大笑乃爲印證心地元豐末勝歸蜀白負巾鉢以從會成都府師奏改昭覺爲十方勝遂舉白開山白示衆曰不超性海是理事縛不透聲輪是語言縛於是淨侶靡然向風講席一空○善周叅謂芳得受旨訣出世住臨江上堂遼天鵲萬里雲只一突是什麼喝一

喝元祐丙寅十二月日沐浴淨髮說偈曰山僧住瑞
筠未嘗形言句七十三年來七十三年去言畢跌坐
而逝○聖泉紹燈古田陳氏子生時異香滿室紫帽
覆首幼不茹葷得度受具後遊方叅謂芳一見悟旨
遂還鄉里忽一日索浴更衣陞座說偈曰吾年五十
三去住本無貪瞋行事若何不用口喃喃儼然入寂
兩日後聞鐘聲忽然復醒自後四大輕安身常頻出
舍利大旱請燈祈雨凡有所禱輒應遷住聖泉法道
大振○開元法明得法報本有蘭後歸故里事落魄
多嗜酒呼盧每大醉唱柳詞數闕日以爲常召齋則

拒召飲則從如是者十餘年咸呼曰醉和尚一日謂
寺衆曰吾明旦當行汝等無他往衆竊笑之翼晨攝
衣就座大呼曰吾去矣聽吾一偈衆聞奔視明乃歌
曰平生醉裏顛蹶醉裏却有分別今宵酒醒何處楊
柳岸曉風殘月言訖寂然長往

從悅禪師住甞率院

從悅受克文旨訣後寓鹿苑有清素侍者閩人久叅
楚圓年八十遜迹鹿苑悅與隣寓因食蜜漬荔枝偶
素過門悅呼曰此老人鄉果也可同食之曰自先師
亡後不得此食久矣曰先師爲誰曰慈明基叅執事

十三年耳悅乃疑駭曰十三年堪忍執事之役非得其道而何遂饋以餘果稍稍親之素曰子見何人曰洞山文曰文見何人曰黃龍南曰南匾頭見先師不久法道大振如此悅益疑駭遂袖香詣素作禮素避曰吾以福薄先師授記不許爲人悅益恭素乃曰憐子之誠違先師之記子平生所得試語我悅具通所見素曰只可入佛不可入魔曰何謂也素曰豈不見古人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悅擬對又遽問曰無爲如何說悅又擬對素忽高笑悅恍然有得素乃印可仍戒曰文示子者皆正知見然子離文太蚤不能盡

其妙吾今爲子點破使子受用得大自在他日切勿嗣吾丁卯悅住龍安兜率院

戊辰法演禪師開法白雲

戊辰法演將遷白雲海會清遠適自淝川持鉢回慨然曰吾事始濟復叅隨往一荒縣安能究決已事耶遂作偈告辭演送以偈曰晚伯臺前送別時桃花如錦柳如眉明年此日凭闌看依舊青青一兩枝演遷海會示衆須將生死二字貼在額頭上討取箇分曉如只隨群作隊打關過日他時閻老子打算飯錢莫道我不曾說與你來若是做工夫須要時時簡點刻

刻提撕那裏是得力處那裏是不得力處那裏是打
失處那裏是不打失處有一等纔上蒲團便打瞌睡
及至醒來胡思亂想纔下蒲團便說雜話如此辨道
直至彌勒下生也未得入手須是猛着精彩提箇話
頭晝夜叅與他厮捱不可坐在無事甲裏又不可
蒲團上死坐若雜念轉鬪轉多輕輕放下下地走一
遭再上蒲團開兩眼捏兩拳豎起脊梁依前提起話
頭便覺清涼如一鍋沸湯攪一杓冷水相似如此做
工夫定有到家時節上堂汝等諸人見老和尚鼓動
唇吻豎起拂子便作勝解及乎山禽聚集牛動尾巴

却將作等閑殊不知簷聲不斷前旬雨電影還連後
夜雷上堂山僧昨日入城見一棚傀儡不免近前看
或見端嚴奇特或見醜陋不堪動轉行坐青黃赤白
一一見了仔細看時元來青布幔裏有人山僧忍俊
不禁乃問長史高姓他道老和尚看便了問甚麼姓
大衆山僧被他一問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還有
人爲山僧道得麼昨日那裏落節今日這裏拔本謝
監收上堂人之性命事第一須是○欲得成此○先
須防於○若是真○人○○謝街坊上堂街坊昨日
將一把沙到方丈前一見老僧劈面便撒賴遇老僧

80 1 2 3 4 5 6 7 8 9 90 1 2 3 4 5 6 7 8 9 100 1 2 3 4 5 6 7 8 9
撰述
先見衫袖一遮竝不妨事今朝舉似大衆不敢隱藏
何故賞伊大膽下得這箇手脚忽有人問白雲爲什
麼只恁休去不見道老不以筋力爲能然雖如是賓
主歷然端和尚忌辰上堂去年正當恁麼時多前年
三件事今年正當恁麼時多去年七件事這十件事
數不過者甚多何也去却七三存一事是去年說是
今日恁如箭黑似漆無言童子口吧吧無足仙人劈
胸趯乃云交下座上堂說佛說法拈槌豎拂白雲萬
里德山入門便捧臨濟入門便喝白雲萬里然後恁
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也則

支那
白雲萬里或有箇漢出來道長老你恁麼道也則白
雲萬里這箇說話喚作矮子看戲隨人上下三十年
後一場好笑且道笑箇甚麼笑白雲萬里示衆舉德
山答僧我宗無語句雪峯聞之有省後峯云我當時
空手去空手歸因緣演云白雲今日說向透未過者
有箇人從東京來問伊甚處來他却道蘇州來問伊
蘇州事如何伊道一切尋常雖然如是謾白雲不過
何故祇爲語音各別畢竟如何蘇州菱邵白藕示衆
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達磨大師信脚來信口道後代兒孫多成計較要會

開花結果處麼鄭州梨青州棗萬物無過出處好示衆真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衆生竝爲增語或有人出來道盤山老聾但向伊道不因紫陌花開早爭得黃鶯下柳條若更問五祖老聾自云諾惺惺着又云悟了同未悟歸家尋舊路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自小不脫空兩歲學移步湛水生蓮花一年生一度又云賤賣擔板漢貼秤麻三斤百千年滯貨何處着渾身垂語云譬如水牯牛過窓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演一日持錫遶廊曰莫有屬牛人問命麼衆皆無語乃自曰孫臏今日開鋪更無一人

垂顧可憐三尺龍鬚喚作尋常露布室中常問僧倩女離魂那箇是真底又常展手問僧曰如何喚作手○圓璣福州林氏子師慧南密受記荊荷擔叢林不知寒暑墾田蒔松守一職十年不易南稱爲本色出家兒及遷黃龍携璣與俱南歿建塔畢辭去龜峰大瀉爭致不赴祖心欲以繼黃龍法席璣掉頭徑去人問故曰先師誡我未登五十不可爲人客歸宗時年四十八了元勸應謝景溫之請住洪州翠巖

已宗顯叅純白禪師

宗顯成都人少爲進士有聲嘗晝掬溪水爲戲至夜

思之遂見冷然盈室欲汲之不可而塵境自空曰吾世網裂矣往依純白得度受具後隨眾咨叅白一日問顯曰高高峯頂立深深海底行汝作麼生會顯於言下頓悟曰釘殺脚跟也白拈起拂子曰這箇又作麼生顯一笑而出○元祐住道林六年棄遊廬山徐王奏賜紫方袍祐作偈辭之人問故祐曰人主之施非敢辭以近名但以法未等耳昔惠滿不受宿請曰天下無僧乃受汝供滿何人哉王安上嘗問法於祐延住雲居祐曰爲携此骨歸墓峯頂耳登輿而去○系南汀州張氏子叅元祐於道林獲印可祐遷羅漢

南掌堂司祐移雲居以南繼席有居士張戒者叅南一日南問曰如何曰不會南復詰之不已戒忽領旨獻投機頌有身眠大海須彌枕石筍抽條也大奇之句尋辭別南示偈曰汝到廬山山到汝更誰別我廬山去出門問取嶺頭風大道騰騰無本據○善本穎人漢董仲舒之後博學清修無仕宦意至京師爲大僧隨喜華嚴夜夢童子如世所畫善財合掌導而南覺曰諸佛菩薩加被我矣其欲我南詢諸友乎遂游方至蘇州謁宗本本坐定特顧之善本默契宗旨出世雙林已已移住錢塘淨慈時號大小本○宗牘裏

陽人棄儒從釋志節高邁學問淵博衆真州長蘆夫
夫歿贖補其處元祐四年結蓮華勝會率大海衆各
念阿彌陀佛百聲千聲乃至萬聲回向同緣願生彼
國一夕夢一男子烏巾白衣可三十許風貌清美舉
措閑雅揖謂贖曰欲入公彌陀會告書一名贖乃取
勝會錄秉筆問曰公何名曰普慧贖書已白衣者又
曰家兄亦告上名贖問曰令兄何名曰普賢言訖不
見○慧元佳承天元祐四年持鉢至湖湖人曰師到
處爲家何苦獨愛姑蘇乎固畱不使還乃住報本

庚午克文禪師住歸宗

克文居高安六年移住歸宗顯謨朱世英問佛法大
意文答曰辱書以佛法爲問佛法至妙無二但未至
於妙則互有長短苟至於妙則悟心之人如實知自
心究竟本來成佛如實自在如實安樂如實解脫如
實清淨而日用惟用自心自心變化把得便用莫問
是非擬心思量已不是也不擬心一一天真一明
妙一一如蓮花不著水所以迷自心故作衆生悟自
心故成佛而衆生即佛佛即衆生繇迷悟故有彼此
也如今學者多不信自心不悟自心不得自心明妙
受用不得自心安樂解脫心外妄有禪道妄立奇特

妄生取捨縱修行落外道二乘禪寂斷見境界○法秀主法雲元祐五年八月示疾詔翰林醫官視之醫請候脉秀仰視曰汝何爲者也吾有疾當死耳求治之是以生爲可戀也平生生死夢三者無所揀擇去之呼侍者更衣安坐說偈曰來時無佛去時空南北東西事一同六處住持無所補秀良久監寺進曰和尚何不道末後句秀曰珍重珍重言訖而逝○治平二年懷璉上疏乞歸元祐五年無疾而化壽八十一

辛未禾山德普禪師入寂

黃龍南法嗣
臨濟第九世

德普住禾山十有二年元祐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謂衆曰諸方尊宿死叢林必祭吾以爲徒虛設吾若死汝曹當先祭乃令從今辦祭衆以其老又好戲語乃曰和尚幾時遷化曰汝輩祭絕即行於是幃寢堂坐普其中置祭讀文跪揖上食普飫餐自如自門弟子下及莊力日次爲之至六年元日祭絕曰明日雪晴乃行至時晴忽雪雪止普安坐焚香而化○元祐六年張商英漕江西謁常總總印可之且曰吾有得法弟子住玉溪乃慈右鏡也可與語英按部分寧諸禪迓之首致敬於慈最後問堯率從悅曰聞師聰敏善文章悅笑曰運使失却一隻眼也從悅臨濟九世

孫若以聰敏對運使論文章政如運使對從悅論禪也英默識之問玉溪去此多少曰三十里問堯率曰五里乃過堯率先是悅夢手搏日輪覺語首座曰日輪運轉之象張運使且過此吾當深錐痛劄之座曰士大夫惡拂已者或起別釁悅曰正使煩惱只退得我院也遂與語次英亟稱總公悅未肯其說語至更深論及宗門事悅起焚香請十方諸佛作證曰東林旣印可運使運使於佛祖言教有少疑否曰有曰疑何等語曰疑香巖獨脚頌德山托鉢話曰旣於此有疑其餘則是心思意解何嘗至大安樂境界且如巖

頭言末後句是有耶是無耶曰有悅大笑歸方丈閉却門英一夜睡不穩至五更下床觸翻溺器忽大悟扣方丈門曰已捉得賊了也曰賊物在甚處英無語悅曰都運且去來日相見翼旦遂獻頌曰鼓寂鐘沉托鉢回巖頭一授語如雷果然只得三年活莫是遭他受記來悅乃謂曰叅禪只爲命根不斷依語生解如是之說公已深悟然至極微細處使人不覺不知墮在區宇乃作頌證曰等閑行處步步皆如雖居聲色寧滯有無一心靡異萬法非殊休分體用莫釋精麤臨機不礙應物無拘是非情盡凡聖皆除誰得誰

失何親何疎拈頭作尾指實爲虛翻身魔界轉脚邪塗了無逆順不犯工夫因邀悅至建昌有十頌叙其事○常總住東林衆盈七百每燕坐衆見方丈後有白光天香郁然元祐六年九月日浴罷安坐而寂○慧元住報本脇不至席三十年元祐六年十一月日陞座說偈曰五十五年夢幻身東西南北孰爲親白雲散盡千山外萬里秋空片月新言訖而逝○元淨住上天竺凡一十七年元豐間辭而復往又三年平生精修淨業嘗與僧熙仲同食仲視淨眉間有光如螢攬之得舍利又於臥起處得舍利元祐六年九月

將示寂入方圓菴宴坐止言語絕飲食謂衆寥道潛曰吾淨業將成若七日無障吾願遂矣七日出偈示衆吉祥而逝淨初生時左肩肉起如袈裟條八十一日乃滅及示寂壽果八十一○從悅住龍安兜率室中嘗設三語以驗學者撥草瞻風只圖見性即今上人性在甚麼處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麼生脫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離向甚麼處去張商英以頌答三問一陰森夏木杜鵑鳴日破浮雲宇宙清莫對曾參問曾哲從來孝子諱爺名二人間鬼使符來取天上花冠色正菱好箇轉身時節子莫

教閭老等閒知三鼓合東村李大妻西風曠野淚沾
衣碧蘆紅蓼江南岸却作張三坐釣磯元祐六年冬
悅浴訖集衆說偈曰四十有八聖凡盡殺不是英雄
龍安路滑奄然而化○守智住雲蓋十年日荷鋤理
蔬圃疾禪林便軟煖道心淡薄來叅者掉頭不納元
祐六年退居西堂湘中衲子聞其接納堂室爲滿○
承皓應機答話隱顯不測一日蘇軾微服求見皓問
尊官高姓曰姓秤乃秤天下長老底秤皓喝一聲問
曰且道這一喝重多少軾無對一日舉傳大士空手
把鋤頭頌又舉洞山五臺山頂雲蒸飯頌云此二頌

只頌得法身邊事不頌得法身向上事乃自頌曰昨
夜雨霽烹打倒蒲萄棚知事普請行者人力拄底拄
撐底撐撐拄拄到天明依舊可憐生玉泉寺宇廣
大弊漏前後主者以營葺爲艱皓曰吾與山有緣與
僧無緣修今世寺待後世僧耳悉壞而鼎新之皓住
山無筆硯文字箱篋無兼衣囊錢元祐六年遣人至
江西口白張商英曰老病且死得百丈肅爲代可矣
英以喻肅肅不願往十二月日將示寂時門人圍繞
請偈皓笑曰吾年八十一老死昇屍出兒郎齊着力
一年三百六十日言畢而逝

壬申善本禪師住法雲

善本住淨慈是年哲宗詔住上都法雲賜號大通○
戒禪師得旨慧林冲初出世杭州西湖遷揚州石塔
軾知揚州與戒往來甚密一日戒遣侍者至府求解
院務軾問長老欲何往曰欲歸西湖耳軾遂率僚佐
同至石塔令擊鼓集衆袖中出疏使晁無咎讀之曰
大士何曾說法誰作金毛之聲衆生各自開堂何關
石塔之事去無作相住亦隨緣惟戒公長老開不二
門施無盡藏念西湖之久別亦是偶然爲東坡而少
留無不可者一時稽首重聽曰槎渡口船迴依舊雲

山之邑秋來雨過一新鐘鼓之音戒乃重住石塔

酉癸可久法師往生淨土

可久常誦法華修淨土元祐八年年八十一坐化越
三日還謂人曰吾見淨土境與經符契蓮花臺上皆
標合生者名言訖復化去○道臻居都城西隅衲子
四十餘輩頽然不出戶三十九年如一日元祐八年
八月日將入滅謂弟子曰吾更三日行矣及期沐浴
更衣說偈而化壽八十○克勤彭州駱氏子兒時日
記千言偶游寺中見佛書三復悵然如獲舊物曰予
殆過去沙門也即去家祝髮授楞嚴俄得病瀕死歎

曰諸佛涅槃正路不在文句中吾欲以聲求色見宜其無以死也遂棄去徒步出蜀謁玉泉皓金鑾信大瀉詰黃龍心僉指爲法器最後見法演演嘗曰諸方叅得底禪如瑠瓠瓶子相似愛護不捨第一莫教老僧見將鐵鎚一擊定碎也勤便盡心叅演演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汝作麼生會勤便喝或下語盡其機用演皆不諾演曰須是情識淨盡計較都忘處會勤便於無計較處胡言漢語總不契演意勤謂強移換人出不遜語忿然而去演曰待你著一頓熱病打時方思量我在到金山染傷寒困極以平日見處試之

無得力者追繹演言乃自誓曰我病稍間卽歸五祖時慧慙在定慧亦患傷寒危甚勤病痊欲拉慙同赴慙尚固執勤乃亟歸祖山演一見喜曰汝復來耶卽令叅堂便入侍者寮

甲戌法演禪師傳法克勤

克勤一日問法演曰二祖云覓心了不可得畢竟如何曰汝須自叅始得這些好處別人爲汝著力不得後半月會陳提刑請演問道演曰提刑少年曾讀小豔詩否有兩句頗相近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卽認得聲提刑應諾諾演曰且仔細勤適自外歸侍立

次問曰聞和尚舉小豔詩提刑會否曰他只認得聲
曰祇要檀卽認得聲他旣認得聲爲甚却不是曰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嚮勤忽契悟遽出見
雞飛上闌干鼓翅而鳴復自謂曰此豈不是聲遂袖
香入室通所得呈偈曰金鴨香銷錦繡幃笙歌叢裏
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只許佳人獨自知演曰佛
祖大事非小根劣品所能造詣吾助汝喜演乃徧謂
山中耆舊曰我待者叅得禪也自此所至推爲上首
○慧懃舒州汪氏子卅歲得度每以惟此一事實餘
二則非真味之有省乃徧叅名宿往來法演之門有

年患演不爲印據與克勤相繼而去及勤還侍演得
徹證而懃忽至意欲他往勤勉令挂搭且曰某與兄
相別月餘比舊相見時如何曰我所疑者此也遂叅
堂一日聞演舉僧問趙州如何是和尚家風州曰老
僧耳聾高聲問將來僧再問州曰你問我家風我却
識汝家風了也懃卽大豁所疑曰乞和尚指示極則
演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懃展拜演令掌翰墨
○法泉隨州時氏子幼歲出家群書博覽過目成誦
叢林號爲泉萬卷得法於曉舜出世屢遷大刹後住
蔣山紹聖元年蘇軾安置惠州舟次金陵阻風江潯

迎泉至問曰如何是智海之燈泉以偈對曰指出明
明是甚麼舉頭鷄子穿雲過從來這盃最希奇解問
燈人能幾箇又曰脚下曹溪去路通登堂無復問旛
風好將鐘阜歸岐句說似當年踏碓翁○慕喆住大
溈紹聖元年詔住東京智海喆至解包日傾都來觀
至謂一佛出世院窄而僧日增無以容至相枕地臥
有請限之者喆曰僧佛祖所自出厭僧是厭佛祖也
安得此不祥之言哉室中嘗問學者趙州沆鉢孟話
上人如何會僧擬對喆即以手托之曰歇去○黃庭
堅謁雲巖悟新隨衆入室新見張目問曰新長老死

學士死燒作兩堆灰向甚處相見堅無語新約出曰
晦堂處叅得底使未著在後左官黔南於無思念中
頓明新所問報以書曰往日嘗蒙苦口提撕長如醉
夢依稀在先影中蓋疑情不盡命根不斷故望崖而
退耳謫官在黔南中晝臥覺來忽然廓爾尋思平生
被天下老和尚謾了多少惟有死心道人不肯乃是
第一相爲也惟清寄以偈曰昔日對面隔千里如今
萬里彌相親寂寥滋味同齋粥快活談諧契主賓室
內許誰泰化女眼中休去覓瞳人東西南北難藏處
金色頭陀笑轉新堅和曰石工來斲鼻端塵無手人

來斧始親白牯狸奴心即佛龍睛虎眼主中賓自携
瓶去沽村酒却着衫來作主人萬里相看常對面死
心寮裏有清新堅嘗以書勉胡少汲曰公道學頗得
力耶治病之方當深求禪悅照破生死之根則憂畏
淫怒無處安脚病既無根枝葉安能爲害投子聰老
海會演老皆出世宗師道行不媿古人皆可親近殊
勝從文章之士學妄言綺語增長無明種子也○普
聰得法宗本住投子時年八十餘有監寺者一夕爲
盜所殺副寺白聰聰曰我已知其人矣副寺聞官而
更至聰如前語吏詰之聰曰殺監寺者老僧也更即

以聰繫獄聰無異詞偶楊傑爲憲按部至州境夜夢
神人云此州有肉身菩薩枉坐縲絏中傑訪問聰事
遂釋之後十年有行者患迦摩羅疾而自首云昔日
殺監寺者我也○元靜玉山趙氏子十歲病甚感異
夢捨令出家通經得度南游叅永安恩於臨濟三頓
棒語發明次依諸名宿無有當意者聞法演機峻欲
抑之遂謁演演曰我此間不比諸方凡於室中不要
汝進前退後監指擎拳繞禪床作女人拜提起坐具
千般伎倆祇要你一言下諦當便是汝見處靜茫然
退叅歷三載一日入室罷演曰子所下語已得十分

試更與我說看靜即剖陳演曰說亦說得十分更與我斷看靜又隨問而判演曰好即好祇是未得老僧說話在齋後可來祖爺塔所與汝一一按過始得及至彼演便以即心即佛非心非佛睦州擔板漢南泉斬猫趙州狗子等語編辟之所對了無凝滯至子湖狗話演遽轉面曰不是曰不是却如何曰此不是則和前面皆不是曰望和尚慈悲指示曰看他道子湖有一狗上取人頭中取人腰下取人腳入門者好看纔見僧入門便道看狗向子湖道看狗處下一轉語教子湖結舌老僧鈴口便是了當處次日入室靜密

啓其說演笑曰不道你不是千了百當底人此語祇似先師下底語曰某何人得似端和尚曰不然老僧雖承嗣他謂他語拙蓋祇用遠錄公手段接人故也如老僧共遠錄公便與百丈黃檗南泉趙州輩把手共行纔見語拙即不堪靜以爲不然乃曳杖渡江適大水泛漲因留四祖齊輩挽歸又二年演方許可嘗商畧古今執靜手曰得汝說須吾舉得汝舉須吾說今而後佛祖秘要諸方關鍵無逃子掌握矣遂創南堂居之○景福順西蜀人得法慧南然錄薄所居皆遠方小刹學者過其門莫能識順亦超然自樂視世

境如飛埃過日壽八十餘坐脫於香城山

乙亥宗顯叅法演禪師

宗顯受法於純白晚見法演問未知關捩子難過趙州橋即不問如何是關捩子演曰汝且在門外立顯進步一踏而退演曰許多時茶飯元來也有人知滋味明日入室演曰你便是昨日問話底僧否我固知你見處只是未過得白雲關在顯珍重便出時克勤爲待者顯以白雲關意扣之勤曰你但直下會取顯笑曰我不是不會只是未諳待見這老漢共伊理會一上明日演往舒城顯與勤繼往適會於興化演問

顯曰記得曾在那裏相見來顯曰全火祇候演顧勤曰這漢饒舌自是機緣相契後辭西歸以頌送曰離鄉四十餘年一時忘却蜀語禪人回到成都切須記取魯語時白尚無恙顯再待之名聲藹著○清遠到歸宗叅克文不契乃坐夏蔣山邂逅惟清謂曰比見都下一尊宿語句似有緣清曰演公天下第一宗師何故捨而事遠游耶所謂有緣者蓋知解之師與公初心相應耳遽然之踰年還海會演令看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甚處懺悔雲門云露這公案後命典謁適寒夜孤坐撥爐見火一豆許恍然自喜

曰深深撥有些子平生事只如此遽起閱几上傳燈
錄至破竈墮因緣忽大悟作偈曰刁刁林鳥啼披衣
終夜坐撥火悟平生窮神歸破墮事皎人自迷曲淡
誰能和念之永不忘門開少人過克勤因詰其寮舉
青林搬柴話驗之且謂古今無人出得你如何會曰
也有甚難曰只如他道鐵輪天子寰中意作麼生
曰我道帝釋宮中放赦書勤退語人曰且喜遠兄便
有活人句也○元祐住雲居疾諸方死必塔者曰山
川有限僧死無窮他日塔將無所容乃於宏覺塔東
作卯塔曰凡住持者非生身不壞火浴雨舍利者皆

以骨肉填於此西又作卯塔曰凡僧化皆以骨石填
於此謂之三塔紹聖二年七月日夜集衆曰三處住
持不傳一法火風聚散物理常情吾滅後不得隨世
俗厚葬當稟我佛西天竺法火化歸塔遂說偈曰今
年六十六三處因緣足夜半火燒山跳入火中浴言
畢入寂時方盛暑顏貌如生闍維得五色舍利有光
吞飲映奪○永豐慧日菴主得法於祐或處巖谷或
居鄽市令鄉民稱丘師伯凡有所問以莫曉答之忽
語邑人曰吾明日行脚去汝等可來相送於是賸路
畢集日笑不已衆問故即書偈曰丘師伯莫曉寂寂

明皎皎日午打三更誰人打得了投筆而逝○慧慙同克勤語話次舉東寺問仰山汝是甚處人曰廣南人寺曰我聞廣南有鎮海明珠曾收得否曰收得寺曰珠作何色曰白月即現黑月即隱寺曰何不呈似老僧仰山叉手近前云慧寂昨到瀉山被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勤顧慙曰旣云收得逮索此珠又云無言可對無理可伸是如何慙無語忽一日謂勤曰仰山見東寺因緣我有語也東寺只索一顆珠仰山傾出一桮桮勤深肯之乃曰老兄更宜親近老和尚去慙一日造方丈未及語被演詬罵慙懼而

退歸寮閉門打睡恨演不已勤密知即往叩門慙曰誰曰我慙即開門勤曰你見老和尚何如曰我本不去被你賺累我遭這老漢詬罵勤呵呵大笑曰你記得前日下底語麼曰是甚麼語曰你又道東寺祇索一顆仰山傾出一桮桮慙當下釋然兩人遂同上方丈演纔見遽曰慙兄且喜大事了畢○募詰住智海禪院紹聖二年十月日無疾說偈曰昨夜三更風雷忽作雲散長空前溪月落良久別衆趨寂闍維得舍利斗許大如豆目睛齒爪不壞○省聰綿州王氏子幼出家試經得度南遊叅宗本久而不悟本曰吾昔

夢汝甚異汝不勉則死聰茫然不知所謂常念南嶽思大口吞三世諸佛話不去於心一日爲僧伽作禮忽灑然而悟即上方丈見本具陳所得本曰汝得之矣吾昔夢汝吞一世界一剗刀今汝所悟云然知汝自今始真出家也即爲陞座證據久之出世真如開善聖壽三剎後退聖壽安居十年弊衣糲食與住山時如一日元豐中蘇轍謫官高安與聰游歡相得元祐末轍再謫高安聰往見曰老僧比夢與公遊於山中知公當復來此去來皆宿緣無足怪者紹聖乙亥高安人競來謁聰請住逍遙寺○蘇軾在惠州了元

致書云子瞻中大科登金門上玉堂遠放寂寞之濱權臣忌子瞻爲宰相耳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三二十年功名富貴轉盼成空何不一筆勾斷尋取自家本來面目子瞻胸中有萬卷書下筆無一點塵到這地位不知性命所在一生聰明要做甚麼三世佛則是一箇有血性的漢子子瞻若能脚下承當把三二十年富貴功名賤如泥土努力向前珍重

丙子克文禪師住石門

紹聖三年克文移居石門衲子扣問必瞑目危坐見來學則往治蔬圃時文準叅隨已十餘年謂同行曰

老漢無意法道乎一日準舉杖決渠水濺衣忽大悟走叙其事文詎曰此乃敢爾藟苴耶○佛照杲初謁圓璣璣舉僧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投子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意作麼生杲曰恩大難酬璣大稱賞之後數日舉杲立僧秉拂機思遲鈍開堂大笑杲有慚色次日特爲大眾茶安茶具在案上偶打翻茶具瓢子落地跳數跳悟得答話機鋒迅捷復至克文處因看祖師偈云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豁然大悟○法泉住蔣山晚年詔住智海上堂問衆赴智海畱蔣山如何即是衆莫

知對便歸方丈索筆書偈曰非佛非心徒擬議得皮得髓莫商量臨行珍重諸禪侶門外青山正夕陽擲筆踟躕而逝使回奏勅謚佛慧○慧洪瑞州彭氏子字覺範少出家日記數千言十九試經得度遊方謁歸宗克文及隨文遷石門掌記室文患其深聞之弊每舉玄沙未徹語發其疑凡有所對文曰你又說道理耶一日有客問文洪上人叅禪如何曰也有到處也有不到處客退洪不自安即詣文求決所疑文舉風穴頌曰五白貓兒爪距狸養來堂上絕蟲行分明上樹安身法切忌遺言許外甥且作麼生是安身法

80 1 2 3 4 5 6 7 8 9 90 1 2 3 4 5 6 7 8 9 100 1 2 3 4 5 6 7 8 9

洪便喝文曰這一喝也有到處也有不到處洪忽有省及游東吳寓杭州淨慈以頌發明風穴意寄呈文曰五白貓兒無縫罅等閑拋出令人怕翻身跳擲百千般冷地看他成話欄如今也解弄些些從渠歡喜從渠罵却笑樹頭老舅翁只能上樹不能下又作玄沙未徹偈曰靈雲一見不再見紅白枝枝不着花耐釣魚船上客却來平地攙魚蝦文見乃爲助喜洪自後閱汾陽語錄至三玄頌薦有所證又嘗菴於高安九峰之下因僧問臨濟賓主話洪方欲酬其問頓見三玄三要之旨

丑報恩禪師論三教大要

報恩黎陽劉氏子未冠舉方畧擢上第後厭塵境請於朝乞謝簪紱爲僧上從其請遂游心祖道至授子叅義青未久即悟心要青曰汝再來人也宜自護持後住隨州大洪山與張商英友善英嘗以書問三教大要恩答曰西域外道宗多塗要其會歸不出有無四見而已謂有見無見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也蓋不即一心爲道則道非我有故名外道不即諸法是心則法隨見異故名邪見如謂之有有則有無如謂之無無則無有有無則有見競生無有則無見斯

80 1 2 3 4 5 6 7 8 9 90 1 2 3 4 5 6 7 8 9 100 1 2 3 4 5 6 7 8 9

起若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亦猶是也夫不能離諸見則無以明自心無以明自心則不能知正道矣故經云言詞所說法小智妄分別不能了自心云何知正道又曰有見即爲垢此則未爲見遠離於諸見如是乃見佛以此論之邪正異塗正繇見悟殊致故也故清涼以莊老計道法自然能生萬物易謂太極生兩儀一陰一陽之謂道以自然太極爲因一陰一陽爲道能生萬物則是邪因計爲虛無則是無因嘗試論之夫三界惟心萬緣一致心生故法生心滅故法滅推而廣之彌綸萬有 非有統而會之究竟寂

滅而非無非無亦非無非有亦非非有四執旣亡百非斯遣則自然因緣皆爲戲論虛無真實俱是假名矣至若謂太極陰陽能生萬物常無常有斯爲衆妙之門陰陽不測是謂無方之神雖聖人設教示悟多方然旣異一心寧非四見何以明之蓋虛無爲道道則是無若自然若太極若一陰一陽爲道道則是有常無常有則是亦有亦無陰陽不測則是非有非無先儒或謂妙萬物謂之神則非物非物則亦是無故西天諸大論師皆以心外有法爲外道萬法惟心爲正宗蓋以心爲宗則諸見自亡言雖或異未足以

爲異也心外有法則諸見競生言雖或同未足以爲同也雖然儒道聖人固非不知之乃存而不論耳良以未即明指一心爲萬法之宗雖或言之猶不論也如西天外道皆大權菩薩示化之所施爲橫生諸見曲盡異端以明佛法是爲正道此其所以爲聖人之道順逆皆宗非思議之所能知矣故古人有言緣昔直宗未至孔子且以繫心今知理有所歸不應猶執權教然知權之爲權未必知權也知權之爲實斯知權矣是亦周孔老莊設教立言之本意一大事因緣之所成始所成終也然則三教一心同塗異轍究竟

道宗本無言說非維摩大士孰能知此意也○簽判劉經臣字興朝初於佛法未之信會常總啓迪之因醉心祖道旣謁慧林冲於僧問雪竇如何是諸佛本源竇曰千峰寒色語下有省歲餘官維幕謁韶山杲將去任辭杲杲曰公如此用心何愁不悟爾後或有非常境界無量歡喜宜急收拾收拾得即成法器收拾不得或致失心未幾復謁本逸請問因緣逸曰古人道平常心是道你十二時中放光動地不覺自知向外馳求轉踈轉遠臣益疑不解一夕入室逸舉波羅提尊者對香至王見性是佛之語問臣不能對疑

甚歸寢至五鼓覺方追念間見種種異相表裏通徹
六根震動天地回旋如雲開月現喜不自勝因憶韶
山所囑遂抑之及明以所得告逸逸爲證據且曰更
須用得始得曰莫要履踐否逸厲聲曰這箇是甚麼
事却說履踐臣默契乃作發明心地頌六首及著明
道諭儒篇以警世曰明道在乎見性余之所悟者見
性而已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
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逸也性也楊子曰視聽
言貌思性所有也有見於此則能明乎道矣當知道
不遠人人之於道猶魚之於水未嘗須臾離也惟其

迷已逐物故終身繇之而不知佛曰大覺儒曰先覺
蓋覺此耳昔人有言曰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又
曰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真體不
離聲色言語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倒鎮
相隨語默同居止欲識佛去處只這語聲是此佛者
之語道爲最親者立則見其叅於前也在輿則見其
倚於衡也瞻之在前也忽焉在後也取之左右逢其
原也此儒者之語道最邇者柰何此道惟可心傳不
立文字故世尊拈花而妙心傳於迦葉達磨面壁而
宗旨付於神光六葉旣敷千花競秀分宗列派各有

門庭故或瞬目揚眉擎拳舉指或行棒行喝豎拂拈
麈或持叉張弓輓毬舞笏或拽石搬土打鼓吹毛或
一默一言一嚙一笑乃至種種方便皆是親切爲人
然只爲太親故人多罔措瞥然見者不隔絲毫其或
沉吟迢迢萬里欲明道者宜無忽焉祖祖相傳至今
不絕直得吾儒所謂憤而不發開而弗違者矣余之
有得實在此門反思吾儒自有此道良哉孔子之言
默而識之一以貫之故目擊而道存指掌而意喻凡
若此者皆合宗門之妙旨得教外之真機然而孔子
之道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旣沒不得其傳

而所以傳於世者特文字耳故余之學必求自得而
後已幸余一夕開悟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
思口之所談手足之所運動無非妙者得之旣久日
益見前每以與人人不能受然後知妙道果不可以
文字傳也嗚呼是道也有其人則傳無其人則絕余
旣得之矣誰其似之乎終余之身而有其人耶無其
人耶所不可得而知也故爲記頌歌語而又著此篇
以諭吾徒云○悟新住翠巖法堂後有齊安王祠鄉
人所禳無虛日新令知事毀之懼不敢乃躬自拆祠
建丈室設榻燕寢俄有巨蟒盤臥側叱去復來夜以

爲常一夕夢神告曰弟子爲師所叱不遑安處欲之
廣南假莊夫六十人新夢中諾之未幾莊夫疫死者
如其數嘗問學者曰且道果有鬼神麼道有又不打
殺死心道無莊夫爲什麼却死答者皆不契適元首
座至答云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新大喜之

戊寅

佛印了元禪師入寂

開先還法嗣雲門第五世

了元住雲居李麟爲元寫照元令作笑容自贊曰李
公天上石麒麟傳得雲居道者真不爲拈花明大事
等閑開口笑何人泥牛謾向風前覷枯木無端雲裏
春對現堂堂俱不識太平時代自繇身戊寅正月四

日與客語軒渠一笑而化有吳人鄭夷甫少年登進
士術者推其壽止三十五心甚憂之既聞元談笑間
化去曰吾不得壽得如元公復何憾哉乃與禪者遊
讀楞嚴經歲餘忽有所悟曰生死之理我知之矣遂
釋然旣而預知死日至期沐浴更衣親督人灑掃圍
亭又焚香擇時指畫間屹然立化手猶作指畫狀○
文準與良雅爲法門昆仲因雅述禪本草乃製炮炙
論禪本草曰禪味其性涼安心臟祛邪氣闢壅滯通
血脉清神益志駐顏色除熱惱去穢惡善解諸毒能
調衆病藥生人間但有大小皮肉骨髓精麤之異獲

其精者爲良故凡聖尊卑悉能療之餘者多於叢林中吟風詠月世有徒輩多采聲殼爲藥食者悞人性命幽通密顯非證者莫識不假修鍊炮製一服脫其苦惱如縛發解其功若神令人長壽故佛祖以此藥療一切衆生病號大醫王若世明燈破諸執闇所慮迷亂幽蔽不信病在膏肓妄染神鬼流浪生死者不可救焉傷哉準炮灸論曰人欲延年長生絕諸病者先熟覽禪本草若不觀禪本草則不知藥之溫良不辨藥之真假而又不諳何州何縣所出者最良既不能窮其本末豈悟藥之體性耶近世有一種不讀禪

本草者卻將杜漏藍作綿州附子往往見面孔相似便以爲是苦哉苦哉不惟自悞兼悞他人故使後之學醫者一人傳虛萬人傳實擾擾逐其末而不知安樂返本之源日月浸久橫病生焉漸攻四肢而害圓明常樂之體自旦及暮不能安席遂至膏肓枉喪身命者多矣良繇初學麤心師授莽鹵不觀禪本草之過也若克依此書明藥之體性又須解如法炮製蓋炮製之法先須選其精純者以法流水淨洗去人我葉除無明根秉入還刀向三平等砧碎剉用性空真火微焙之入四無量臼舉入金剛杵杵八萬四千下

以大悲千手眼篩篩之然後成塵塵三昧鍊十波羅密爲圓不拘時候煎一念相應湯下前三三圓後三三圓除八風二見外別無所忌此藥功驗不可盡言服者方知此藥深遠之力非世間方書所載俟後之學醫上流試取禪本草觀之然後依此炮製合而服之其功力蓋不淺也○開聖覺久參長蘆應夫有所得徧遊叢林至法演會下演問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他是阿誰曰胡張三黑李四演深喜之以語克勤勤曰恐未實更須搜看演後復問猶是他奴他是阿誰曰胡張三黑李四曰不是不是曰昨日是今日因甚

不是曰昨日是今日不是覺始大悟後出世開聖開堂嗣長蘆於燒香時忽有物搗其胸因成瘡而卒

肥慧歎禪師住舒州太平

元符二年惟清赴黃龍太平虛席清遂薦慧歎於舒守乃命補處法演付法衣歎捧示衆曰昔釋迦文佛以丈六金欄袈裟披千尺彌勒佛身佛身不長袈裟不短會麼即此樣無他樣自是一衆悚服及禮辭次演曰大凡應世畧爲子陳其四端雖世俗常談在力行何如耳一勢不可使盡二福不可受盡三規矩不可行盡四好語不可說盡何故好語說盡人必易之

80 1 2 3 4 5 6 7 8 9 90 1 2 3 4 5 6 7 8 9 100 1 2 3 4 5 6 7 8 9

規矩行盡人必煩之福若受盡緣必孤勢若使盡禍必至懃再拜服膺而退辭惟清清曰住持當以拄杖包笠懸挂方丈屋壁間去住如衲子之輕則善矣

○惟清禪師住黃龍

惟清字覺天自號靈源叟生洪州武寧陳氏方垂髫日誦書數千言有異比丘見之引手熟視驚曰菰蒲有此兒耶告其父母令出家年十七爲大僧初謁延恩法安願畱就學安曰子他日洗光佛日照耀末運苦海法船也我尋常溝瀆耳黃龍心禪師是汝之師行矣無自滯清至黃龍泯泯與衆作息問答茫然不

知端倪夜誓諸佛前曰儻有省發願盡形壽以法爲檀世世力弘大法初閱玄沙語倦而倚壁起經行步促遺履俯取之乃大悟以所悟告祖心心曰從緣入者永無退失然新得法空者多喜悅致散亂令就侍者房熟寐心鍾愛至忘其爲師議論商畧如交友諸方號清侍者如趙州文遠南院守廓出世住舒州太平學者爭趨規矩不嚴而自肅江淮叢林號稱第一元符二年祖心春秋高江西轉運使王桓迎清歸黃龍欲以繼心法席清亦不辭而往○善本住東京法雲八年後歸杭州象塢寺專修淨業

○圓照宗本禪師往生淨土

天衣懷法嗣
雲門第六世

宗本老居靈巖閉門頽然而學者賁相望於道雪竇宗風至本大盛平居密修淨業慧才師神遊淨土見一花殊麗問之曰上品之生以待本禪師又資福曦公至慧林禮足施金而去人問故曰吾定中見金蓮花人言以俟本公又蓮花無數云以待受度者或問本師傳直指何得蓮境標名曰雖在宗門亦以淨土兼修耳元符二年十二月將入滅沐浴而臥弟子環請曰和尚道徧天下今日不可無偈幸強起安坐本熟視曰癡子我尋常尚懶作偈今日特地圖箇甚麼

尋常要臥便臥不可今日特地坐也索筆大書五字

曰後事付守榮擲筆慙臥若熟睡撼之已去矣

庚辰表自叅克勤禪師

表自初叅法演久未有省時克勤爲座元演令親炙勤見謂曰與公同叅不須來探水也曰已事未明敢望慈悲曰但有疑處試語我自舉德山小叅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曰禮拜著我作得你師舉話尚不會自作禮竟勤令再舉前話自曰德山小叅不答話勤掩其口曰但恁麼看自出曰屈屈豈有公案只教人看一句底道理有僧謂曰兄不可如此說首座須有

方便因靜坐體究及旬頓釋所疑詣勤禮謝勤曰兄始知吾不汝欺又詣方丈演迎笑及遷勤監總院務舉自爲座元私告演曰渠只得一槩大法未明在須更鍛鍊必爲法器無何演宣言請自立僧實欲激其遠到自聞之深有所待一日上堂以目顧自曰莫妄想便下座自氣不平趨瑯琊久之勤往撫存遂大徹乃同歸五祖命立僧○守珣安吉州施氏子叅慧勲隨衆咨請邈無所入乃封其衾曰此生若不徹誓不展此於是四十九晝夜只靠露柱立地如喪考妣一日勲上堂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珣聞頓悟往

見勲勲曰可惜一顆明珠被這風顛漢拾得乃曰靈雲道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如何是他不疑處曰莫道靈雲不疑只今覓箇疑處了不可得曰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那裏是他未徹處曰深知和尚老婆心切勲肯之珣禮拜起呈偈曰終日看天不舉頭桃花爛熳始擡眸饒君更有遮天網透得牢關即便休勲囑令護持是夕謂衆曰這回珣上座穩睡去也克勤疑其未然乃曰我須勘過始得遂令人召珣與游山到一水潭忽推珣入水遽問曰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曰潭深魚聚曰見後

如何曰樹高招風曰見與未見時如何曰伸脚在縮脚裏勤大稱賞之

○晦堂祖心禪師入寂

黃龍南法嗣
臨濟第九世

祖心謝事閑居學者益親嘗答侍卽韓宗古問曰承諭昔時開悟曠然無疑但無始來習氣未能頓盡然心外無剩法者不知煩惱習氣是何物而欲盡之若起此心翻成認賊爲子也從上以來但有言說乃至隨病說藥縱有煩惱習氣但以如來知見治之皆是善權方便誘引之說若是定有習氣可治却是心外有法而可盡之譬如靈龜曳尾於塗拂迹迹生可謂

將心用心轉見病深苟能明心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心法既無更欲教誰頓盡耶元符三年十一月入寂黃庭堅主後事茶毘隣峰秉炬火不續堅乃顧悟新曰此老師有待於吾兄也新以喪拒堅固強之新乃執炬曰不是餘殃累及我彌天罪過不容誅而今兩脚指空去不作牛今定作驢以火炬打一圓相曰只向這裏雪屈擲炬應手而熱賜號寶覺

辛巳有嚴法師往生淨土

有嚴住赤城學天台教晚年結茆檀水之下號曰檀菴平生篤修淨業建中靖國元年夏四月將終見寶

池大蓮花天樂四列後七日跣趺而化塲上有光如月三夕方隱○蘇軾在儋州四年庚辰復朝奉卽辛巳比歸至真州瘴毒作中止常州遂請老以本官致仕初軾南遷畫彌陀像一軸行且佩帶曰此軾生西方公據也至是疾革徑山惟琳來候軾耳聾琳大聲呼曰端明勿忘西方曰西方不無但箇裏著力不得語畢而逝嘗題自己照容曰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瓊州○米芾字元章晚年學禪有得知淮陽軍未卒前一月作親朋別書盡焚其所好書畫奇物造香楠棺卽其中坐臥飲

食前七日不如葷更衣沐浴焚香清坐而已及期徧邀郡僚舉拂示衆曰衆香國中來衆香國中去擲拂合掌而逝○惟清住黃龍祖心歿清即移疾居昭默堂頽然宴坐一室人莫能親踈之然見者皆各得其歡心至授法鉗錘鍛鍊則毫無縫罅不許學者傳錄其語或得其片言隻句如獲拱璧嘗語慧洪曰今之學者未脫生死病在什麼處在偷心未死耳然非其罪爲師者之罪也如漢高帝給韓信而殺之信雖死其心果死乎今之宗師爲人多類此古之學者言下脫生死效在什麼處在偷心已死然非學者自能爾

實爲師者鉗錐妙密也如梁武帝御大殿見侯景不動聲氣而侯景汗下不敢仰視退謂人曰蕭公天威逼人吾不可以再見也景未嘗死而其心已枯竭無餘矣古之宗師爲人多類此今諸方所說非不美麗要之如趙昌畫花逼真世傳爲實非真花也

壬真淨克文禪師入寂

黃龍南法嗣
臨濟第九世

克文退居雲菴崇寧元年十月日中夜沐浴更衣跣坐衆請說法文笑曰今年七十八四大將離別火風旣分散臨行休更說遺戒皆宗門大事言畢而寂茶毘五色成燄白光上騰烟所及俱成舍利道俗得之

分建塔焉文真誠慈愛出於天性見人無親踈溫顏軟語禮敬如一主持叢林法度甚嚴犯令者罰無赦至入室投機則如銅崖鐵壁不可攀緣性尤喜施隨有隨與杖笠之外不置一錢行道說法五十餘年布衣壞衲翛然自守民信其化家家繪像飲食必祠文嘗作法界三觀六頌曰色空無礙如意自在萬像森羅影現中外出沒去來此土他界心印廓然融通廣大一理事無礙如意自在倒把須彌卓向纖芥清淨法身圓滿土塊一點鏡燈十方海會事事無礙如意自在不動道場十方世界東涌西沒千差萬恠火

裏唧螻吞却螃鱉三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手把猪頭
口誦淨戒赴出淫坊未還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
四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拈起一毛重重法界一念徧
入無邊刹海只在目前或顯或晦五事事不知色空
誰會理事既休鐵船下海石火電光咄哉不快橫按
鎮錮魔軍膽碎

癸未圓璣禪師住保寧

圓璣住圓通崇寧二年朱彥復守金陵會保寧虛席
移璣自近睢陽許覲叅璣璣曰莫將閑事掛心頭曰
如何是閑事曰叅禪學道是覲自是開悟良久曰大

道甚坦夷何用許多言句葛藤乎璣呼侍者理前語
問之侍者瞠而却璣謂覲曰言句葛藤又不可廢也
璣疾學者味著文字作偈曰不學文章不讀書頽然
終日自如愚雖然百事不通曉是馬何曾喚作驢○
懷志居龍安最樂堂崇寧元年六月晦日問侍者日
蚤暮曰已夕矣笑曰夢境相逢我睡已覺汝但莫負
叢林即是報佛恩德言畢而寂○胡安國字康侯崇
寧中過藥山有禪人舉南泉斬貓話問安國安國
以偈答曰手握乾坤殺活機縱橫施設在臨時玉堂

兎馬非龍象大用堂堂總不知又寄上封有曰祝融峰似杜城天萬古江山在目前須信死心元不死夜來秋月又同圓○淨端住吳山自號安閑和尚芒鞋筇杖遇溪山勝處披蓑戴笠行歌漁父凡所至興盡欲返雖積金畱之不駐名公巨卿舟至吳興必首問端起居狀嘗自爲二陶器曰死則以此埋之忽病牙久不愈癸未十二月日謂衆曰明日遷化去衆以爲戲語請說偈端索筆大書曰端師子太慵懶未死牙齒先壞爛二時伴衆赴堂粥飯都趕不辦如今得死是便宜長眠百事皆不管第一不着看官第二不着

喫粥飯歌漁父數聲一笑整衣趺坐而化壽七十四即以陶器瘞於歸雲菴下嘗語弟子六十年後開視吾塚至七世孫因堪輿請更宅兆遂鳩工剏土磚隙不動陶器儼然發視其中了無一物

甲申五祖法演禪師示寂

白雲端法嗣
麻濟第十世

法演出世四十餘年晚住太平移東山崇寧三年六月二十五日辭衆曰趙州和尚有末後句你作麼生會試出來道看若會得去不妨自在快活如或未然這好事作麼說良久曰說即說了也只是諸人不知要會麼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珍重時山門有土

木之役躬往督之誠曰汝等好作息吾不復來矣歸
方丈淨髮澡浴旦日吉祥而逝年八十餘先是五祖
遺記曰吾滅後可畱真身吾手啓而舉吾再出矣演
住山時塑手泥洑中裂相去容七衆咸異之演嘗拜
塔以手指云當時與麼全身去今日重來記得無復
云以何爲驗以此爲驗遂作禮及將亡之夕山摧石
隕四十里內巖谷震吼闍維舍利如雨塔於東山之
南○法演將化遺言郡守命表自繼席時衲子四至
應對不暇自出榜云東山有三句若人道得即挂搭
衲子皆披靡一日有僧携坐具徑造方丈謂自曰某

甲道不得只是要挂搭自大喜呼維那明窓下安排
○元禮閩人初叅法演於太平凡入室演必謂曰衲
僧家明取緇素好禮疑之不已一日演陞堂舉首山
新婦騎驢阿家牽語乃曰諸人要會麼莫問新婦阿
家免煩路上波叱遇飯即飯遇茶即茶同門出入宿
世寃家禮於言下豁如曰今日緇素明矣演遷五祖
命禮分座演歿即他往崇寧間再到五祖僧問五祖
遷化向甚麼處去曰有眼無耳朶六月火邊坐曰意
旨如何曰家貧猶自可路貧愁殺人○宗杲寧國奚
氏子母夢一僧黑頰隆鼻神人衛之造臥室問所居

曰嶽北覺而有娠生時白光透屋舉邑稱異年十三入鄉校嘆曰讀世間書曷若究出世法崇寧三年年十六禮慧齊爲師先是院塑釋迦佛像有異人曰今日立像後當出一導師大興宗教照明濁世去此一紀方生若像有難是人始至是年果有盜穴像腹取其藏而果適至因名宗杲○崇寧三年詔道楷住淨因示衆出家者爲厭塵勞求脫生死休心息念斷絕攀緣遇聲遇色如石上栽花見利見名如眼中着屑無始以來此等不是不曾經歷何須苦苦貪戀如今不歇更待何時能盡今時更有何事若得心中無事

佛祖猶是冤家一切世事自然冷淡方始那邊相應你不見隱山至死不肯見人趙州至死不肯告人匾擔拾橡櫟爲食大梅以荷葉爲衣紙衣道者祇披紙玄泰上座祇着布石霜置枯木堂與人坐臥祇要死了你心投子使人辦米同煮共餐要得省取你事且從上諸聖有如此榜樣若無長處如何其得諸仁者若也於斯體究的不虧人若也不肯承當向後深恐費力楷嘗往謁楊傑傑曰與師相別幾年曰七年曰學道來叅禪來曰不打這鼓笛曰恁麼則空游山水百無所能也曰別來未久善能高鑑傑大笑

乙 克勤禪師開法昭覺

克勤還蜀開法於成都昭覺示衆云只這箇便承當得去如天普蓋似地普擎更不欠一毫頭亦無第二見設使盡無邊香水海塵塵剎剎一時穿却鼻孔也更不落別處儻或思量擬議即沒交涉所以道一念不生前後際斷即名爲佛若也涉思量作計較分能所作知解則千里萬里祖師門下直教見須實見悟須實悟證須實證諸人各各有一靈妙性確實而論才被拶著便脚忙手亂作麼生見得親信得徹桶底子脫去只爲從無始劫來妄想濃厚在諸塵境界中

元不會踏着本地風光明見本來面目若是眞實人直下承當了知生本不生知死本不死向不生不死處千聖著眼觀不見千手大悲提不起而今兄弟若能返照更無第二人示衆通身是眼見不到通身是耳聞不及通身是口說不著通身是心鑑不出通身即且置或若無眼作麼生見無耳作麼生聞無口作麼生說無心作麼生鑑若向這裏撥得一線路便與古佛同參且道參甚麼人又云休歇到一念不生處即是透脫不墮情塵不居意想迥然超絕則徧界不藏物物頭頭渾成大用一一皆從自己胸襟流出古

人謂之運出自已家財一得永得受用豈有窮極又云此一件事直饒三世諸佛出興以無量知見方便接引亦只有有限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設千百問答提持亦只有有限不如向自已脚跟下究取威音王已前空劫那畔自已家珍隨處受用也須是大丈夫漢意氣方有如是作畧示衆世尊三昧迦葉不知迦葉三昧阿難不知阿難三昧商那和修不知商那和修三昧優波毘多不知旣是各各不知何故却相傳授到這裏不妨誦訛處直是誦訛綿密處直是綿密又云但逢緣遇境莫不管帶何止此生而已窮未來際

證無量聖身也未是他泊頭處但一味退步莫作限量僧問古人道柳樛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未審那裏是他住處曰騰蛇纏足路布繞身曰朝看雲片片暮聽水潺潺曰却須截斷始得曰此回不是夢真箇到廬山曰高著眼僧問譬如擲劍揮空有一人劍亦無空亦不揮時如何曰大衆見你敗闕曰學人只管推出和尚何不放行曰莫謗崇寧好曰爲甚麼不肯承當曰藏身露影曰今日捉敗曰果然僧問如何是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曰大海若不納百川應倒流如何是中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曰

現成公案如何是後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曰
盡未來際一時收勤一日到首座寮因說密印長老
四年前見他恁麼地乃至來金山陞座也只恁麼地
打一箇回合了又打一箇回合只管無收殺如何爲
得人恰如載一車寶劍相似將一柄出了又將一柄
出只要搬盡若是本分手段拈得一柄便殺人去那
裏只管將出來弄時有僧曰某甲前日因看他小叅
語錄便知此人平日做得細膩工夫所以對衆只管
要吐盡一段了又一段不肯休曰事不如此如龍得
半盞水便能興雲起霧降注大雨那裏只管大海裏

輒謂我有許多水也又如會相殺人持一條鎗纔見
賊馬便知那箇定是我底近前一鎗殺了賊跳上馬
背便殺人去須是恁麼始得○安民生嘉定府朱氏
謁昭覺克勤聞勤舉國師三喚侍者因緣趙州拈云
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那裏是文彩已
彰處民心疑告香入室勤問座主講何經曰楞嚴曰
楞嚴七處徵心八還辨見畢竟心在甚處民多呈解
勤不肯民復請益勤令一切處作文彩已彰會偶僧
請益十玄談方舉問君心印作何顏勤厲聲曰文彩
已彰民聞有省遂求印證勤示以本色鉗鎚民罔措

丙 清遠禪師住龍門

清遠自傳心印隱居四面後開法崇寧萬壽寺崇寧五年補舒州龍門道望尤振示衆千說萬說不若親面一見縱不說亦自分明王子寶刀喻衆盲摸象喻禪學中隔江招手事望州亭相見事迴絕無人處深山巖崖處事此皆親面而見之不在說也示衆以迷心故山林中來見善知識將謂別有一道可令人安樂不知返究向來迷處工夫最第一示衆我且問你適來因甚麼問訊聖僧且問訊時還印證你麼還肯諾你麼若道印證你他是土聖僧豈解印證你若道

肯諾你豈解肯諾你既不解印證肯諾問訊作麼不見長沙一日回頭見聖僧忽然知歸便云回頭忽見本來身本身非見亦非真若將本體同真體歷劫迢迢受苦辛諸人還會此箇道理麼珍重上堂大衆或有人喚上座上座便應設使不應心中也須領覽今時學人便道應底是也領覽底是也若如此會便是入地獄漢子是即且置且道面前是阿誰喚你是有人喚耶是無人喚耶還裁斷得麼若是有人喚山精鬼魅喚你時天魔外道喚你時如何辨白若道無人喚你又不聾不駮如何得無人喚這箇是十二時中

生死路頭事諸人明得麼有人喚生迷亂無人喚遭
繫絆若能行生死斷萬兩金終不換下座又嘗作示
道三偈一曰隨流千聖靈蹤百草頭卓然放去號隨
流從教萬古無人識笑殺瀉山水牯牛二曰合轍水
中月是天邊月南北東西更無別新羅打鐵火星飛
燒著指頭名合轍三曰雙唱坐斷千差古路頭解開
空岸濟人舟明明一句該群像善唱無聲作麼求又
三自省一曰是身壽命如駒過隙何暇閑情妄爲雜
事旣降釋種須紹門風諦審先宗是何標格二曰道
業未辦去聖時遙善友師教誠不可捨自生勉勵念

報佛恩惟已自知大心莫退三曰報緣虛幻豈可強
爲人世幾何隨家豐儉苦樂逆順道在其中動靜寒
溫自愧自悔○法忠鄞縣姚姓子母夢異僧求寓而
娠旣誕紫帶繞身幼喜習靜十九試經得度究台教
悟一心三觀之旨一日爲禪者折困遂徧叅名宿聞
清遠在龍門於是兼程至彼雖造次不忘提撕適縱
步水磨所見牌額云法輪常轉不覺豁然有省遂撫
掌說偈曰轉大法輪目前包裹更問如何水推石磨
因寫之作一圓相於後詣方丈呈遠遠曰其中事作
磨生曰澗下水常流遠曰畢竟如何曰水推石磨遠

曰歸堂歇去切不得舉着後五日來却向汝道一句
子曰這一句子也不消得遠爲解願忠遂作禮○高
菴善悟洋州李氏子年十一得度聞冲禪師舉武帝
問達磨因緣如獲舊物遽曰我既廓然何聖之有冲
異其語勉之南詢授記於清遠一日有僧被蛇傷足
遠問曰既是龍門爲甚麼却被蛇咬悟即應曰果然
現大人相達益器之後傳此語到克勤勤曰龍門有
此僧耶東山法道未寂寥爾後悟住雲居有僧自圓
綿州雍氏子出關歷扣諸大尊宿始詣龍門一日於
廊廡間覩繪胡人有省夜白悟悟舉法眼偈曰頭戴

貂鼠帽腰懸羊角錐語不令人會須得人譯之復笑
火示曰我爲汝譯了也於是大法明了呈偈曰外國
言音不可窮起雲亭下一時通口門廣大無邊際吞
盡楊岐栗棘蓬悟遣依遠遠曰吾道東矣

丁亥悟新禪師住黃龍

大觀元年九月悟新住黃龍示衆你諸人要參禪麼
須是放下着放下箇甚麼放下箇四大五蘊放下無
量劫來許多業識向自己脚跟下推窮看是甚麼道
理推來推去忽然心華發明照十方刹可謂得之於
心應之於手便能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爲酥酪豈

不暢快平生莫只管冊子上念念語討禪討道禪道不在冊子上縱饒念得一大藏教諸子百家也只是閑言語臨死之時總用不着新室中問僧月晦之陰以五色彩著於眼中令百人千萬人夜視其色寧有辨其青黃赤白者麼僧無語新代曰箇箇是盲人○智才舒州施氏子得法於慧勲後謁悟新新曰會得最初句便會末後句會得末後句便會最初句最初末後拈放一邊百丈野狐話作麼生會曰入戶已知來見解何勞再舉轆中泥曰新長老死在上座手裏也曰語言雖有異至理且無差曰如何是無差底

事曰不扣黃龍肉焉知領下珠新便打○智通乃龍圖范珣之女幼聰慧長歸丞相蘇頌之孫悌未幾厭世相還家求祝髮父難之遂清修因看法界觀有省乃連作二偈見意曰浩浩塵中體一如縱橫交互印毘盧全波是水波非水全水成波水自殊物我元無異森羅鏡像同明明超主伴了了徹真空一體含多法交叅帝網中重重無盡處動靜悉圓通後父母俱亡兄涓領分寧尉通偕行往謁悟新新見知其所得便問常啼菩薩賣却心肝教誰學般若通曰你若無心我也休又問一雨所滋根苗有異無陰陽地上生

箇甚麼通曰一華五葉復問十二時中向甚麼處安身立命曰和尚惜取眉毛好新打曰這婦女亂作次第通禮拜新然之通既於言下領旨尋以偈贊曰韶陽死心靈源甚深耳中見色眼裏聞聲凡明聖昧後富前貧利生濟物點鐵成金丹青徒狀非古非今新曰死心非真向甚麼處贊若贊死心死心無狀若贊虛空虛空無跡無狀無跡下得箇甚麼語若下得語親見死心通曰死心非真真非死心虛空無狀妙有無形絕後再蘇親見死心新大笑惟清遂以空室道人號之自爾叢林知名○大觀元年冬道楷移住天

寧嘗作五偈述其門風一曰妙唱不干舌偈曰剎剎塵塵處處譚不勞彈指善財叅空生也解通消息花雨巖前鳥不銜二曰死蛇驚出草偈曰日炙風吹草裏埋觸他毒氣又還乖闇地若教開死口長安依舊絕人來三曰解鍼枯骨吟偈曰死中活得是非常密用他家別有長半夜髑髏吟一曲水河紅燄却清凉四曰鐵鋸和三臺偈曰不是官商調誰人和一場伯牙何所措此曲舊來長五曰古今無間偈曰一法元無萬法空箇中那許悟圓通將謂少林消息斷桃花依舊笑春風楷住天寧未幾開封尹李孝壽奏楷道

行勅賜紫及定照師號楷上表辭上不允令孝壽往諭旌善之意楷確然不回上怒收付有司有司憐其無罪曰長老枯瘁有疾乎言有疾即於法免刑楷曰已悉厚意乃不敢妄言實無疾也吏太息於是恬然受刑著縫掖編管緇州○闡提惟照簡州人姓李幼超邁而惡俗一日授書至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遽曰凡聖本一體以習故差別我知之矣即剃染登具本師令聽起信照輒歸臥曰旣稱正信大乘豈言說所能了乃遊方謁道楷嘗夜坐閣道時風雪震薄聞警道者傳呼過之隨有所得辭去楷嬰難照自三吳欲

趨沂水僕夫迷道照舉杖擊之忽大悟嘆曰是地非鰲山也耶比至沂楷望而喜曰紹隆吾宗必子數輩矣因畱躬耕湖上累年智證成就出領招提歷遷名剎後入寂茶毘得舍利如珠琲舌齒不壞○齊璉潼川牟氏子落髮受具遊成都依講席居頃之慨然太息曰吾棄家爲大事茲紙上語爾譬如畫日月豈有光明耶棄之南遊歷叅名宿有自大陽來者舉道楷示衆語璉心悅服遂往謁初見恍如舊識一日聞板聲豁然大悟趨告楷楷印可之楷嘗語人曰璉首座牛行虎視機鋒橫出異日弘吾道決矣出世住崇寧

歷遷名刹最後成都在大智住大隨時其徒有妄訴於
州者璉怡然就逮有司考竟其事將加捶楚忽時天
大晦冥群鳥飛噪集杖端有自投於地者州將駭異
璉遂得釋紹興乙丑書偈而寂火浴得舍利百餘粒
皆具五色○太傳高世則字仲貽號無功初叅楷求
指心要楷令去其所重扣已而叅一日忽造微密呈
偈曰懸崖撒手任縱橫大地虛空自坦平照壑輝巖
不借月菴頭別有一簾明

戊子文準禪師開法雲巖

文準受心印回泐潭大觀二年雲巖虛席郡牧囑悟

新舉所知新曰準山主住得新未嘗識渠見有洗鉢
頌甚好曰之乎者也衲僧鼻孔大頭向下若也不會
問取東村王大姐郡牧奇之因請主雲巖○葛繁澄
江人少登科第凡公署私居必營淨室設佛像所行
善事俱回嚮西方嘗入室禮誦舍利從空而下平時
以淨業普勸道俗多服其化有僧定中神遊淨土見
繁在焉後無疾面西端坐而化

巳丑宗杲叅文準禪師

宗杲至寶峯侍文準準曰我這裏禪你一時理會得
教你說也說得教你做拈古頌古小叅普說你也做

得只有一件不是你還知麼曰不知曰因只欠這一解在不得這一解在方丈與你說時便有禪纔出方丈便無了惺惺思量時便有禪纔睡着便無了若如此如何敵得生死杲曰正是某甲疑處○法忠自受佛眼心印尋辭渡九江露眠草宿蛇虎爲隣於山舒水緩處會意則居海昏道傍有枯樹內空且潔忠兀坐其中逾旬遠近傳觀者甚衆因畱偈而去悟新住黃龍學者奔湊至無所容因於季春預結夏以限來者忠直前抗論投偈曰莫怪狂僧罵死心死心結夏破叢林叢林明眼如相委此話須教播古今又嘗迫

暮持白木劍造室問曰聞老和尚不懼生死是否新擬對忠即揮劍新引頸而笑忠擲劍於地作舞而出○天游依文準於泐潭一日準普說曰諸人苦苦就準上座覓佛法遂拊膝曰會麼雪上加霜又拊膝曰若也不會豈不見乾峯示衆曰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游聞脫然契悟○善本臨衆三十年未嘗笑及閑居抵掌笑語問其故曰不莊敬何以率衆昔爲叢林故強行之非性寔然也所至見佛菩薩行立之像不敢坐伊蒲塞饌以魚齋名者不食大觀三年十二月屈三指謂左右曰止有三日屆期跌坐

西向念佛而化有異禽鳴於庭○道楷責緇州已丑冬放令自便菴於芙蓉湖中數百人環繞坐臥楷慮禍乃日各食粥一楹不堪者稍稍去畱者猶百人

寅佛心才叅惟清禪師

佛心才初依海印隆見老宿看經至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一時現才指問曰一毛頭師子作麼生得百億毛頭一時現宿曰汝乍入叢林豈可便理會許事才疑之遂發心領淨頭職一夕汎掃次隆適夜叅至則遇結座擲拄杖曰了即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才豁然有省及出閨叅惟清凡入室出必揮淚

自訟曰此事我見得甚分明祇是臨機吐不出若爲奈何清知其誠篤告以須是大徹方得自在也未幾因觀隣案僧讀曹洞廣錄至藥山採薪歸有僧問甚處來山曰討柴來僧指腰下刀曰鳴剝剝是箇甚麼山拔刀作斫勢才忽欣然擲隣案僧一掌揭簾趨出衝口說偈曰徹徹大海乾枯虛空迸裂四方八面絕遮攔萬象森羅齊漏泄後住潭州上封○法輪應端亦清嗣端以妙入諸經自負清膏痛割之端乃援馬祖百丈機語及華嚴宗旨爲表清笑曰馬祖百丈固錯矣而華嚴宗旨與箇事喜沒交涉端憤然欲他往

因請辭及揭簾忽大悟汗流浹背清見曰是子識好惡矣馬祖百丈文殊普賢幾被汝帶累○明辯安吉州俞氏子游方至西京少林聞僧舉清遠以古詩發明廟賓王斬師子尊者話曰楊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殺渡江人一聲殘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默有所契即趨龍門坐夏居無何遠舉前話問之辯擬對遠以手托開辯趨出豁然大徹復回吐露遠拽杖逐之一日遠問從上祖師方冊因緣許你會得忽舉拳曰這箇因何喚作拳辯擬對遠築其口曰不得作道理於是頓去知見遂還茗溪○慧洪作觀音大士

畫像贊并序曰大觀四年春二月戊子之夕病比丘慧洪纍然臥縲絏之中夢至一處庭宇闐然有僧導入密室舉燭照壁間有鍾山寶公菩薩像意欣然欲得之而像輒自墮其手復展視之則化而爲十二面觀音慈嚴之像心大驚異遂覺三月甲辰南州德逢上人以書來訊且曰吾以衣鉢遣僧詣連水畫觀世音像至其莊嚴妙天下之手慧洪追憶前事問其遣像之日乃其得夢之夕因自感嘆菩薩以大悲等慈哀憐照臨如是昭著其何恩何德能報之也惟以筆舌言詞喻海之深誇日之明耳謹稽首爲之讚曰稽

首淨聖甘露門無量聖身徧沙界應諸衆生心所求
譬如春色花萬卉西方肅殺憂愁地故住寶陀洛伽
山此方教體在音聞故稱名者得解脫一切衆生殺
心盛癡暗不見不發心故現鷹巢蚌蛤中亦作畫師
畫其像菩薩豈有種種心皆其悲願力如是何人毫
端寄逸想幻出百福莊嚴身屹然欲動千光集譬如
將回紫金山湛然欲瞬衆好生譬如欲折青蓮華蠻
奴水王來獻誠想見細雨天花落衆生五濁熱惱中
色欲愛見所熏煖忽然覩此寶月相一切毛孔皆清
涼成此不思議功德皆因上人心所獻願我蚤熏知

見香願我恒被慈忍服願魔障山速崩裂願大智慧
常現前心精遺聞證圓通自然淨極光通達我當定
如觀世音一切衆生願如我

辛卯悟新禪師謁守智

悟新謝事黃龍謁雲蓋守智時日已夕侍僧通謁智
曳履且行且語曰將燭來看其面目何似生而能致
名喧宇宙新亦絕叫把近前來我要照是真師叔是
假師叔智即當胸毆一拳新曰却是真箇遂作禮賓
主相得歡甚○空室道人智通居金陵嘗設浴保寧
揭榜於門曰一物也無洗箇甚麼纖塵若有起自何

來道取一句子玄乃可大家入浴古靈只解指背開
士何曾明心欲證離垢地時須是通身汗出盡道水
能洗垢焉知水亦是塵直饒水垢頓除到此亦須洗
却通後爲尼名惟久掛錫姑蘇西竺書偈趺坐而化
壬辰慧洪禪師閑偈有省

慧洪謫海外壬辰三月館於瓊州開元寺海上無經
籍壁間有毘舍浮佛偈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
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洪因
日夕研味頓入無生○克勤出峽南遊時張商英罷
相寓荆南以道學自居少見推許勤艤舟謁之劇談

華嚴旨要曰華嚴現量境界事理全真初無假法所
以即一而萬了萬爲一一復一萬復萬浩然莫窮心
佛衆生三無差別卷舒自在無礙圓融此雖極則終
是無風匝匝之波英不覺促榻勤遂問曰到此與祖
師西來意爲同爲別曰同曰且得沒交涉英有愠色
勤曰不見雲門道山河大地無絲毫過患猶是轉句
直得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向上全提時節
彼德山臨濟豈非全提乎英乃首肯翼曰復舉事法
界理法界至理事無礙法界勤又問此可說禪乎曰
正好說禪也勤笑曰不然正是法界量裏在蓋法界

量未滅若到事事無礙法界法界量滅始好說禪如
何是佛乾屎橛如何是佛麻三斤故真淨偈云事事
無礙如意自在手把猪頭口誦淨戒超出淫坊未還
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英嘆曰美哉之論豈易聞
乎遂以師禮待勤留居碧巖勤居夾山安民待行夜
祭次勤舉僧問巖頭古帆未掛時如何頭曰後園驢
喫草民未領遂求決勤曰你問我民舉前話勤曰庭
前栢樹子民遂大徹謂勤曰古人道如一滴投於巨
壑殊不知大海投於一滴勤笑曰柰這漢何

癸 克勤禪師傳法紹隆

紹隆初謁長蘆信有傳克勤語至者隆讀之嘆曰想
醉生液雖未澆腸沃胃要且使人慶快弟恨未聆警
欬耳遂依文準準曰如何是行脚事隆露胸曰和尚
驗看準即打隆約住曰且莫盲枷瞎棒準大笑復謁
悟新新曰是什麼曰行脚僧曰是何村僧行甚驢脚
馬脚曰廣南蠻道什麼何不高聲道新喜曰却有衲
僧氣息隆乃喝新甚器之嘆曰再來人也次謁克勤
一日入室勤問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
能及舉拳曰還見麼曰見曰頭上安頭隆聞脫然契
證勤叱曰見箇甚麼曰竹密不妨流水過勤肯之

80 1 2 3 4 5 6 7 8 9 90 1 2 3 4 5 6 7 8 9 100 1 2 3 4 5 6 7 8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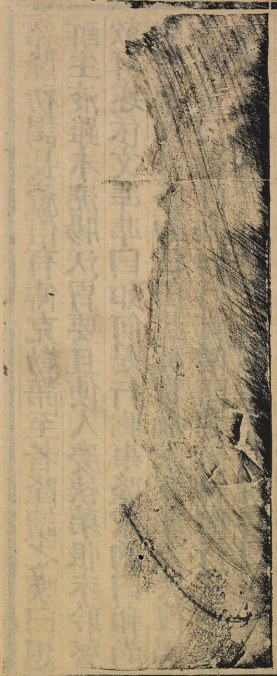
撰述

佛祖綱目卷第三十七

三十一

佛祖綱目第三十七卷之上

華亭居士平潮籍姚士真同男世曙捐貲刻此
佛祖綱目第三十七卷之上計字二萬六千
澹志居士對馬存顏書之拓刻
崇禎癸酉孟夏



佛祖綱目卷第三十七之下

露字號

甲午

宋徽宗政和四年起

戊戌

改重和

己亥

改宣和欽宗靖

丁未

高宗建炎元年

辛亥

改紹興

辛酉

金號

癸亥

高宗紹興十三年止

甲午守智禪師住開福

守智退居西堂政和甲午年已九十潭師遣長沙令
佐詣山請供智以老辭令佐曰太守以職事不得入
山遣屬吏來迎不往貽山門之咎智乃至入開福齋
罷鳴鼓智問故曰請師住持智心知墮計乃受之○
宗坦潞州人晚年專求淨土甲午四月日夢佛謂曰
汝說法止六日當生淨土覺而白衆至五月四日示

天部

佛祖綱目卷第三十七

一

衆因緣聚散固當有時淨土勝緣惟憑時刻願衆念佛助我往生言已坐脫滿空雷鳴白雲覆地三日方歇所持瑪瑙數珠盤於指上衆取之竟不能得

○黃龍悟新禪師入寂

晦堂心法嗣
臨濟第十世

悟新復領黃龍學者雲委屬疾退居晦堂有乞末後句者新示偈曰末後一句子直須心路絕六根門既空萬法無生滅於此徹其源不須求解脫生平愛罵人只爲長快活政和四年十二月十三日晚小叅說偈曰說時七顛八倒默時落二落三爲報五湖禪客心王自在休叅十五日泊然坐逝茶毘舍利五色後

有過其區者獲之尤甚

乙未慧懃禪師住蔣山

慧懃住智海經五年遷蔣山○政和五年三月日守智陞座說偈曰未出世頭如馬杓出世後口如驢嘴百年終須自壞一任天下卜度歸方丈安坐良久乃化○安民受法克勤往謁慧懃懃問佛果有不曾亂爲人說底句曾與你說麼曰合取狗口懃厲聲曰不是這箇道理曰無人奪你茶鹽袋叫喚作麼曰佛果若不爲你說我爲你說曰和尚疑時退院別叅去懃呵呵大笑後開法保寧遷華藏歸里後入寂闍維舍

利頗賸細穴地尺許皆得之尤光明瑩潔心舌亦不壞○文準平生律身以約雖領徒弘法不異在衆時晨興後架只取小杓湯洗面復用濯足放參罷方丈行者人力便如路人掃地煎茶皆躬親爲之政和五年夏臥病進藥者令忌毒物準不從有問故準曰病有自性乎曰無曰旣無自性以空納空吾未嘗顛倒首座問和尚尊候如何曰跛驢上壁曰和尚也好喫一服藥曰朽木搭橋曰也知和尚不解忌口曰你作麼生座擬進語曰你也好喫一服藥疾亟宗杲問曰倘和尚不起教杲依誰可了此大事曰有箇勤巴子

我雖不識渠然汝必依之可了汝事七月日更衣說偈而化茶毘舍利晶圓光潔睛齒數珠不壞○禧誦蔡州宋氏子嗣道楷住西京天寧政和五年九月日忽召主事令以楮囊分而爲四衆僧童行常住津送各一旣而復曰丹霞有箇公案從來推倒扶起今朝普示諸人且道是箇甚底顧視左右曰會麼曰不會曰偉哉大丈夫不會未後句遂就寢右脇而化○文準旣化政和六年宗杲往荆南謁張商英求準塔銘英問遠來當爲何事曰泐潭準和尚示寂茶毘眼睛牙齒數珠不壞舍利無數山中耆舊皆欲相公大手

筆作塔銘激勵後學曰有一問問公若道得只做道不得歸山叅禪去遂問準老眼睛不壞是否曰是曰我不問這箇眼睛曰問什麼眼睛曰金剛眼睛曰若是金剛眼睛在相公筆頭上曰若如此老夫爲他點出光明令他照天照地去也遂著之

丙申慧洪禪師作二大士像贊

慧洪至高安龔德莊出畫軸有二比丘像皆梵帔相好上有化佛下布雨花熟視之有光影滅沒如日在蒼蒼涼涼間洪大驚自失莊曰始僧繇畫於漢州德陽善寂寺之東壁自是有光世傳神異唐麟德中有

僧摸之亦有光以授資州牧王紀紀奉之舟行風濤覆他舟而紀舟進止自若夜泊津次舟人聚語嗟異有商婦孕踰兩年不乳從紀求摹像禱之一昔而乳垂拱三年則天安置內道場光充猖狂中宗嘉嘆此爲我家瑞唐祚其昌乎今朝治平丁未嘉禾陳舜俞令舉爲湖州獲之作贊藏爲家寶政和六年春獻於京師有詔摸傳禁中而光尤益奇變京師爭售之畫工致富者比屋然傳以爲地藏觀音之像當有據耶洪曰是觀世音得大勢之像也受記經曰過去金光師子遊戲佛時有國王威德從禪定起見二童子生

蓮華中一名寶意二名寶上說偈發願而釋迦如來前身威德王也觀世音得大勢寶意寶上也於未來世成等正覺則觀世音號普光功德寶如來得大勢號善住功德寶王如來皆以次補無量壽故作雲間跏趺之像僧繇殆非畫師也莊撫手笑曰當爲我贊之洪遂贊曰人趣可學道乃爲婬事若生那落迦中方無婬欲樂衆生如犛牛愛此貪欲尾異哉兩童子藕花中化生對天龍鬼神作大師子吼我若從今始起於貪欲心是則爲欺誑十方一切佛以是因緣故證色身三昧我亦於今日復作師子吼若從今日始

不斷貪欲心是則爲滅絕十方三世佛願如二大士持心等虛無太虛有殞壞衆生界有盡我此願不盡稽首平等慈廣大同體悲於刹刹塵塵證我作是說○元照字湛然餘杭唐氏子少學毘尼後講天台教觀四主郡席晚住靈芝篤意淨業念佛不輟嘗言化當世莫若講說垂將來莫若著書撰十六觀小彌陀義疏自號安忍子政和六年秋忽命弟子諷十六觀經及普賢行願品趺坐而化西湖漁人皆聞空中天樂聲建塔靈芝謚大智○慧亨住武林延壽寺依靈芝習律專修淨業六十年每對人必以念佛爲勸有

江自任者忽夢寶座從空而下云亨律師當升此坐
適社友孫居士預啓別亨即在家作印而化亨往炷
香歸而謂其徒曰孫君已去吾亦行矣乃集衆念佛
佛爲說偈端坐而化號清照律師○思敏依靈芝增
受戒法專心念佛二十年後有疾請衆諷觀經半月
越三日見化佛滿空臨終念佛聲出戶外酷暑留龕
七日不變香滿室中○胡闡官宣義平日雖信佛乘
未諳淨土年八十四疾革其子迎清照乞垂誨示照
謂闡曰公知安身立命處否曰心淨則佛土淨曰公
自度平昔時中有雜念染污否曰旣處世間寧無雜

念曰如是則安得心淨土淨曰一稱佛名云何能滅
八十億劫生死重罪曰阿彌陀佛以弘誓願塵劫修
行威德廣大光明神力不可思議是以一稱其名滅
無量罪猶如赫日消於霜雪復何疑哉闡遂省悟即
日延僧念佛次日照復至闡曰師來何暮二大士降
臨已久照於是率衆厲聲念佛闡乃合掌而逝

酈法海立禪師入寂

政和七年二月徽宗詔改天下天寧觀爲神霄宮所
在無觀者以寺克處州法海立陞座謂衆曰都緣未
徹所以說是說非蓋爲不真便乃分彼分此我身尚

且不有身外何足道哉正眼觀來一場笑具今則聖君垂旨更僧寺作神霄佛頭添箇冠兒算來有何不可山僧今日不免橫擔拄杖高挂鉢囊向無縫塔中安身立命於無根樹下笑月吟風一任乘雲仙客來此呪水書符叩牙作法他年成道白日上昇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爲之化只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然雖如是且道山僧轉身一句作麼生道還委悉麼擲下拂子竟爾趨寂奏聞詔仍改寺額曰真身○懷深壽春夏氏子生而祥光現室文殊堅遇見疑火詰旦知深始生往訪之深見堅輒笑毋許出家依長蘆信

信舉良遂見麻谷因緣問曰如何是良遂知處深即洞明出住資福屢蒲戶外一日慧慙行化至茶退深引巡察至千人街坊慙曰既是千人街坊爲甚麼只有一人曰多虛不如少實曰恁麼那深赧然值朝廷以資福爲神霄宮因棄往蔣山請益慙曰資福知是般事便休曰深實未穩在望尚和不外慙舉倩女離魂話及覆窮之大豁疑礙呈偈曰祇是舊時行履處等閑舉着便請訛夜來一陣狂風起吹落桃花知幾多慙拊几曰這底豈不是活祖師意○土珪成都史氏子號竹菴與伯父持一居士俱喜楞嚴經珪曰若離

前塵有分別性正是生死根本伯父駭曰佛說妄耶
曰佛固不妄且約只今居士對面徵詰之心果安在
伯父嘆曰佛說解第一空名師子吼汝行矣無滯此
遂南游登龍門即以平時所得白清遠遠曰汝解心
已極但欠着力開眼耳遂俾職堂司一日侍立次問
遠曰絕對待時如何曰如汝僧堂中白椎相似珪罔
措遠至晚抵堂司珪理前話遠曰閑言語珪於言下
大悟政和末住和州天寧○惟清閑居照默堂十五
年天下學者望風而至政和七年九月十八日食罷
掩房遣呼以棲首座至叙說訣別乃起浴更衣以手

指頂侍者爲淨髮訖安坐而寂前十日自作無生常
住真歸告銘曰賢劫第四尊釋迦文佛直下第四十
八世孫惟清雖從本覺應緣出生而了緣即空初無
自性氏族親里莫得而詳但以正因一念爲所宗承
是廁釋迦之遠孫其號靈源叟據自了因所了妙性
無名字中示稱謂耳亦臨濟無位真人傳大士之心
王類矣亦正法眼藏涅槃妙心惟證乃知餘莫能測
者歟所以六祖問讓和尚什麼處來曰嵩山來祖曰
什麼物恁麼來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假修證
否曰修證即不無污染即不得祖曰即此不污染是

諸佛之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茲蓋獨標清淨法身以遵教外別傳之宗而揀云報化非真佛亦非說法者然非無報化大功大用謂若解通報化而不頓見法身則滯汚染緣乖護念旨理必警省耳夫少室道行光騰後裔則有雲門偃奮雄音絕唱於國中臨濟玄振大用大機於天下皆得正傳世咸宗奉惟清望臨濟九世祖也今宗敎衰喪其未盡絕滅者惟二家微派班班有焉然名多媿實顧適當危寄而朝露身緣勢迫晞墜因力病釋俗從真叙如上事以授二三子吾委息後當用依稟觀究即不違先聖法門而

自見深益慎勿隨末法所尚乞空文於有位求爲志銘張篩說以免吾至囑至囑因目所叙曰無生常住真歸告且繫之以銘銘曰無涯湛海瞥起一漚巨乎百年曷浮曷休廣漠清漢歛生片雲有無起滅隱顯何分了茲二者即見實相十世古今始終現量吾銘此旨昭示汝曹泥多佛大水長船高清又遺誠藏骨石於海會示生死不與衆隔也門弟子不敢違朝廷賜號佛壽○政和七年九月日慧懃示衆祖師心印狀示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直饒不去不住亦未是衲僧行履處作麼生是衲僧行履處待十月

前後爲諸人注破至十月八日沐浴更衣端坐手寫
數書別故舊停筆而化閣維收靈骨舍利塔於本山
○克勤自夾山受請復徙道林丁酉詔住蔣山○金
陵俞道婆初市油養爲業嘗聚瑯琊起以臨濟無
位真人話示之一日聞丐者唱蓮花落云不因柳毅
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忽有省不覺大笑拋棄油
養與市兒競拾其夫詬曰你顛耶婆撫掌曰非汝境
界往見起起望之知其造詣問那箇是無位真人婆
應聲曰有一無位真人六臂三頭努力噴一壁華山
分兩路萬年流水不知春自是見僧便曰兒兒纔擬

議便掩却門守珣往勘之婆遽呼曰兒兒珣曰娘娘
爺在甚處婆轉身拜露柱珣踢倒曰將謂有多少奇
特便出婆蹶起曰兒兒來我惜你則箇珣竟不顧又
仲安首座亦往見之婆問甚處來曰德山來曰德山
泰乃婆兒子曰婆是甚人兒子曰老婆被上座一問
直得立地放尿婆婆頌婆子偷趙州笋因緣曰虎穴
魔宮到者稀老婆失脚又懷疑趙州喫掌無人會直
至如今成是非又頌馬祖不安因緣曰面月面虛空
閃電雖然截斷天下衲子舌頭分明只道得一半○
克勤到蔣山開堂婆於衆中躍出以身一拶便歸衆

勤曰見怪不怪其怪自壞勤次日至其家婆不出厲聲曰這般黃口小兒也道出來開堂說法勤曰婆子少賣弄我識得你了也婆遂大笑出相見○景元號元布袋泰克勤於蔣山因僧讀死心語云旣迷須得箇悟旣悟須識悟中迷迷中悟迷悟兩忘却從無迷悟處建立一切法元聞而疑即趨佛殿手托門扉豁然大徹繼而執侍勤目爲聲頭元侍者自題肖像付曰生平只說聲頭禪撞著聲頭如鐵壁脫却羅籠截却跟大地撮來黑黍黑晚年轉復沒刁刀奮金剛椎碎窠窟他時要識圓悟面一爲渠儂併拈出○祖覺

嘉州楊氏子幼聰慧書史過目成誦著書排釋惡境忽現悔過出家未幾疽發膝上五年醫莫愈因書華嚴合論畢夜感異夢遂悟華嚴宗旨嘗講於千部堂適元靜至謂覺曰觀公講說獨步西南惜未解離文字相耳儻能問道外方即今之周金剛也覺欣然罷講出峽謁張商英英曰若向上一著非蔣山老孰能指南遂遣書爲覺介紹依克勤一日入室勤舉羅山道有言時踞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無言時靚露機鋒如同電拂作麼生會覺無對夙夜叅究忽然有省呈偈曰家住孤雲頂長年半掩門自嗟身已

老活計付兒孫勤見而大笑次日入室勤問昨日公案作麼生覺擬對勤便喝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法泰漢州李氏子克勤住蔣山泰爲座元有僧仲安來謁勤因扣泰遂領旨及泰住德山遣安至蔣山通嗣書勤在法堂上安捧書趨前勤曰千里馳達不辱宗風公案現成如何通信曰覲面相呈更無回互曰此是德山底那箇是專使底曰豈有第二人曰背後底聲安便度書勤作家禪客天然猶在曰分付與蔣山乃下通首座大衆書首座曰玄沙白紙此自何來安呈起書曰見麼座遂引手接安復執却曰久默斯

要不務速說今日拜呈幸希一鑒座便喝安曰作家首座座又喝安打一書座擬議安曰未明三八九不免自沉吟又以書打一下曰接勤與清遠立法堂盼其作畧勤厲聲曰打我首座死也遠曰官馬廝踢有甚憑據安曰說甚官馬廝踢正是龍象蹴踢也勤曰喚來喚來安復至法堂上勤曰我五百衆中首座你爲甚打他安曰和尚也喫一頓始得勤顧遠吐舌遠曰未在乃問安曰只如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意作麼生安低躬曰所供竝是詣實遠大笑曰元來是家裏人安又至五祖表自

處通法眷書自曰書裏說甚麼曰文彩已彰曰畢竟說甚麼曰當陽揮寶劍曰近前來這裏不識數字曰莫詐敗自顧侍者曰這是那裏僧曰多少人疑著侍者曰曾在和尚會下去曰怪得恁麼滑頭曰曾被和尚鈍置來自遂將書於爐上薰曰南無三滿多沒駄喃安近前彈指而已安再至蔣山坐夏勤使分座秋辭歸勤曰子何所需曰短歌須要數十丈長句只消三兩言勤遂送以頌曰使乎不辱命臨機貴專對安禪捋虎鬚著著超方外不惟明窓下安排撥向禪床拶嶮崖拈槌豎拂奮雄辯金聲玉振猶奔雷九旬落

落提綱宗衲子濟濟長趨風解黏去縛手段辣驅耕奪食尤雍容夏滿思山要歸去了却武陵一段事勃率理窟乃胸中行行不患無知已臨行索我送行篇栗棘蓬裏金剛圈短歌須要數十丈長句只消三兩言金毛獅子解翻身箇是叢林傑出人不可孤峰大哮吼五葉一華天地春安後出世與州靈巖嗣泰○初端裕歷參名宿晚謁克勤勤問誰知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即是滅不滅曰請和尚合取口好曰此猶未出常情裕擬對勤擊之裕頻去所帶勤印以偈曰二三四七初無間顯大威光示的傳把斷關

津勿輕放草深誰顧法堂前遂命分座訓徒

戊戌芙蓉道楷禪師入寂

授子青法嗣曹洞第八世

道楷菴芙蓉政和八年五月十四日索筆書偈曰吾年七十六世緣今已足生不愛天堂死不怕地獄撒手橫身三界外騰騰任運何拘束移時乃逝○世奇成都人初造龍門一日燕坐瞌睡群蛙忽鳴誤聽爲淨髮版響亟趨往或曰蛙鳴非版也奇恍然詣方丈剖露遠曰豈不見羅睺羅奇遽止之曰和尚不必舉待某甲自看未幾有省乃占偈曰夢中聞版響覺後蝦蟆啼蝦蟆與版響山嶽一時齊繇是益加叅究洞

臻玄奧遠命分座奇固辭曰此非細事也如金鍼刺眼毫髮若差睛則破矣願生生居學地而自煅煉遠因以偈美之曰有道只因頻退步謙和元自慣回光不知已自青雲上猶更將身入衆藏暮年學者力請因說偈曰諸法空故我心空我心空故諸法同諸法我心無別體只在而今一念中且道那一念衆罔措奇喝一喝而逝○撫州白楊法順綿州文氏子依法遠聞遠舉傳大士心王銘言下有省後觀寶藏迅轉頓明大法呈偈曰頂有異峰雲冉冉源無別派水冷冷游山未到山窮處終被青山礙眼睛遠肯之久病

示衆云久病未嘗推木枕人來多是問如何山僧據問隨緣對窓外黃鸝口更多衆中作者試爲山僧指出病源七尺之軀甚處受病衆下語皆不契自撫掌一下作嘔吐聲又云好箇木枕子遂逝闍維收舍利目睛齒舌數珠塔於寺西○雲居法如丹丘胡氏子祝髮登具徧參宗匠晚至龍門以平日所證白遠遠曰此皆學解非究竟事欲了生死當求妙悟如駭然諦信一日命主香積以道業未辦固辭遠曰始就職其中大有人爲汝說法未幾晨興開厨門望見聖僧契所未契即白遠遠曰這裏還見聖僧麼如詣前問

訊叉手而立遠曰向汝道大有人爲汝說法○圓璣得法慧南住保寧戊戌九月日說偈而逝壽八十三夏六十三闍維不壞者二而殯以_五舍利

刻汝州天寧明禪師入寂

初道士林靈素以妖術謁蔡東京引見帝帝信之賜素金門羽客自號教主道君皇帝詔改天下大寺爲神霄玉清萬壽宮改佛號大覺金仙餘爲仙人大士僧稱德士行稱德重法師永道等相向泣曰佛法至此幸生猶死亟詣政府陳狀翼日伏宣德門極陳其不可帝大怒收道付開封獄當黥春陵春陵守一夕

夢黥佛械立廷下曰告僚屬僚屬具對同夢頃之道
至貌克肖一府大驚遂免其役汝州天寧明禪師者
改德士日登座謝恩畢乃曰木簡信手拈來坐具乘
時放下雲散水流去寂然天地空欽目而逝又平江
府明因曇玩因改德士入頭陀巖食松自全後依克
勤因舉桴鼓頓明大法住院後凡有所問法皆對曰
莫理會故人亦稱爲莫理會長老○繼成宜春劉氏
子號瞞菴得法於普融平宣和元年住淨因

宗杲謁張商英

宗杲自觀音往龍女兜率宣和二年春至荆渚謁張

商英館於西齋爲法吾遊一日英謂杲曰余頃在江
寧戒壇院寓居再閱雪竇拈古至百丈再參馬祖因
緣雪竇云大冶精金應無變色投卷曰審如是豈得
有臨濟今日耶遂有頌曰馬師一喝大雄峰深入髓
髓三日聾黃檗聞之驚吐舌江西從此立宗風因舉
似平禪師平後致書來求頌本又成頌曰吐舌耳聾
師已曉搥胸只得哭蒼天盤山會裏翻筋斗到此方
知普化顛今又數年諸方少有知余者公自江西法
窟來必辨優劣曰居士見處與真淨死心符合近世
得此機用獨二老矣曰何謂也杲乃舉其頌云客情

步步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現突然一喝雙耳聾那
叱眼開黃檗面復舉死心拈云雲巖敢問雪竇既是
大冶精金應無變色爲甚却三日耳聾諸人要知麼
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英躍然撫几曰
不因公語爭見死心真淨用處若非二老難顯雪竇
馬師乃述偈曰馬師喝下立宗風嗟我三人見處同
海上六鰲吞餌去棲蘆誰更問漁翁既而請別英囑
曰子必見圓悟吾助子往杲於是至京師○宣和元
年清遠自舒州龍門以病辭歸蔣山之東堂宣和二
年書雲前一日飯食訖趺坐謂其徒曰諸方老宿臨

終必留偈辭世世可辭耶且將安往乃合掌怡然趨
寂門人亟骨歸龍門塔於靈光臺側○法常首衆報
恩室中惟一矮榻餘無長物庚子九月語寺僧曰一
月後不復留此十月二十一夕將曉書漁父詞於室
門就榻收足而逝詞曰此事楞嚴曾露布梅花雪月
交光處一笑寥寥空萬古風旛語迥然銀漢橫天宇
蝶夢南華方栩栩斑斑誰跨豐干虎而今忘却來時
路江山暮天涯目送飛鴻去○庚子冬淨因繼成同
克勤法真懷深并十大法師禪講千僧赴太尉陳良
弼府齋有賢首宗善華嚴者對衆問曰吾佛設教自

小乘至圓頓掃除空有獨證真常然後萬德莊嚴方
名爲佛嘗聞禪宗一喝能轉凡成聖與諸經論似相
違背今一喝若能入吾宗五教是爲正說若不能入
是爲邪說諸禪目成成曰如法師所問不足勞三大
禪師之酬只淨因小長老可以使法師無惑也成召
善善應諾成曰法師所謂佛法小乘教者乃有義也
大乘始教者乃空義也大乘終教者乃不有空義
也大乘頓教者乃即有空義也一乘圓教者乃不
有而有不空而空義也如我一喝非惟能入五教至
世間工巧伎藝諸子百家悉皆能入成震聲喝一喝

問善曰還聞麼曰聞曰汝旣聞則此一喝是有能入
小乘教須臾又問善曰還聞麼曰不聞曰汝旣不聞
則適來一喝是無能入始教遂顧善曰我初一喝汝
旣道有喝久聲銷汝復道無道無則原初實有道有
則於今實無不有不無能入終教我有一喝之時有
非是有因無故有無一喝之時無非是無因有故無
即有即無能入頓教須知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
無不及情解俱忘道有之時纖塵不立道無之時橫
徧虛空即此一喝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喝入此
一喝能入圓教善乃起再拜成復曰非惟一喝爲然

乃至一語一默一動一靜從古至今十方虛空萬象
森羅六趣四生三世諸佛一切聖賢八萬四千法門
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契理辨機與天地萬物一體謂
之法身三界惟心萬法惟識四時八節陰陽一致謂
之法性是故華嚴云法性徧在一切處有相無相一
聲一色全在一塵中含四義事理無邊周徧無餘泰
而不雜混而不一於此一鳴中皆悉具足猶是建化
門庭隨機方便謂之小歇場未至寶所殊不知祖師
門下以心傳心以法印法不立文字見性成佛有千
聖不傳底向上一路在曰如何是向上一路曰汝且

向下會取曰如何是寶所曰非汝境界曰望禪師慈
悲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法忠至衡嶽見怪
石如臥牛遂結茅其傍榜曰牧菴湘潭大旱忠躍入
龍淵呼曰業畜當雨一尺雨隨至○子淳劍州賈氏
子得法道楷庚子住大洪

辛
德止禪師住圓通

德止歷陽金紫徐閣中之季子雙瞳紺碧神光射人
十歲未知書多喜睡其父目爲懵然子暨成童強記
過人爲文多奇語弱冠夢異僧授四句偈已而有以
南安巖主像遺之者即傍所載聰明偈自是持念不

忘後五年隨金紫將漕西洛一夕忽大悟連作數偈
一曰不因言句不因人不因物色不因聲夜半吹燈
方就枕忽然這裏已天明每嘯歌自若衆莫測之乃
力求出家父弗許欲以官授止止曰某方將脫世網
不著三界豈復刺頭於利名中耶請移授從兄珏遂
祝髮受具印證於惟照名振京師宣和三年春徽宗
賜號真際俾住江州圓通學徒奔湊後遷化時茶毘
烟氣所及悉成舍利

○懷深慈受禪師住慧林

宣和辛丑三月詔懷深住汴京慧林禪院上堂古者

道忍_三三世如來從此盡饒饒萬禍千殃從此消默
默無上菩提從此得乃曰會得此三種語了好箇不
快活漢山僧祇是得人一牛還人一馬潑水相唾插
嘴厮罵卓拄杖曰平出平出上堂雲自河山起風從
湛澗生好箇入頭處官路少人行上堂不是境亦非
心喚作佛時也陸沉箇中本自無階級切忌無階級
處尋總不尋過猶深打破雲門飯袋子方知赤土是
黃金咄僧問知有道不得時如何曰瘞子喫蜜曰道
得不知有時如何曰鸚鵡喚人僧禮拜深叱曰這傳
語漢問甚麼人不被無常吞曰祇恐他無下口處曰

慙麼則一念通玄箭三尸鬼失奸也曰汝有一念定被他吞了曰無一念時如何曰捉著闍黎深謂修行捷徑無越淨邦遂建道場勸衆念佛頌曰萬人同志念彌陀衆力相成願力多一朶蓮花親見佛方知淨土勝娑婆其一樹林水鳥各宣揚寶網金臺盡道場會得鐘鳴并鼓響彌陀觸處放毫光其二鬚髮看看染雪霜心猿意馬尚顛狂一朝掩目歸空去始信泥犁歲月長其三葉報差殊事不同勞生無地出樊籠欲知自性彌陀佛在汝朝昏一念中其四不是山僧說是非修行魔事要君知直須緊峭草鞋底透過娑婆五欲池

五其○天衣如哲長蘆信嗣自退席平江萬壽飲啖無

擇人多侮之有以瑞巖喚主人公話問者答偈曰瑞巖常喚主人公突出須彌最上峰大地掀翻無覓處笙歌一曲畫樓中一日曰吾行矣令拂拭所乘筍輿乃告衆曰道在用處用在死處時人祇管貪歡樂不肯學無爲叙平昔叅問勉衆進修已忽監起奉曰諸人且道這箇落在甚處衆無對哲揮案一下曰一齊分付與秋風遂入輿端坐而化○祖覺叅克勤於蔣山勤未許可覺復留五年愈更迷悶後於廬山閱法遠削執論云若道悟有疎親豈有旃檀林中却生臭

草須知宗師著著不曾虛發遂豁然契悟作偈寄勤
曰出門依舊入蓬蒿天網恢恢不可逃誰信業緣無
避處歸來不怕語聲高勤大喜持以示衆曰覺華嚴
徹矣○佛照杲出世時常謂人曰和尚紹聖三年十
一月二十一日悟得方寸禪又言和尚熙寧三年丈
帳在鳳翔府供申當年陷了華山一十八州你輩茄
子瓠子那裏得知詔住法雲辛丑退居景德鐵羅漢
院殿中有木羅漢數尊京師苦寒杲取而燒之擁爐
達旦次日淘灰中得舍利無數又住歸宗時專精行
道未嘗少解深夜修敬罷坐於僧堂地爐中忽見二

僧入堂一人龐眉雪頂一人少年皆丰姿頎然杲心
喜自謂曰我座下有如此僧須臾二人出堂杲襲其
後見入佛殿中杲亦隨入燈影熒煌鑪中尚有火杲
炷香禮佛二僧復出亦襲其後至佛殿前偶失二僧
所在自念忘却香匣在殿內回身取時見殿門扃鑰
遂喚直殿行者守舜開門舜取鑰匙開門見爐中香
烟未散香匣在寶塔上杲不論其故○西蜀鑾法師
佛照杲法嗣杲住法雲謝事居景德鑾問杲曰禪家
言多不根何也杲曰汝習何經論鑾曰諸經麤知頗
通百法杲曰只如昨日雨今日晴是甚麼法中收鑾

80 1 2 3 4 5 6 7 8 9 30 1 2 3 4 5 6 7 8 9 100 1 2 3 4 5 6 7 8 9

惛然杲舉養和子擊曰莫道禪家所言不根好鑾憤
曰昨日雨今日晴畢竟是甚麼法中收杲曰第二十
四時分不相應法中收鑾恍然有省即禮謝後歸蜀
居講會以直道示徒不泥名相

壬寅克勤禪師命紹隆分座

克勤既傳心印於紹隆尋俾掌藏教然隆道貌如其
悞者或問勤曰隆藏主柔易若此何能爲哉勤曰瞋
睡虎耳宣和四年舉隆分座訓徒○張商英自受大
法後著發願文云思此世界五濁亂心無正觀力無
了因力自性惟心不能悟達謹遵釋迦世尊金口之

教專念阿彌陀佛求彼世尊願力攝受待報滿時往
生極樂如順水乘舟不勞自力而至矣宣和四年十
一月黎明作偈曰幻質朝章八十一漚生漚滅無人
識撞破虛空歸去來鐵牛入海無消息言訖取枕擲
門窻上聲如雷震衆視之已逝矣

癸卯守卓禪師入寂靈源清法嗣
臨濟十世

守卓受法於惟清住東京入寧宣和五年十二月二
十七日奄然而寂閣維日徽宗遣中使賜香持金盤
求舍利熱香罷盤中鏗然視之五色者數顆大如豆
使者持還上見大悅○草堂善清初參祖心心示以

風旛話子作麼生會清曰迴無入處乞師方便心曰
子見貓兒捕鼠乎目睛不瞬四足踞地諸根順向首
尾一直擬無不中子誠能如是心無異緣六根自靜
默然而究萬無失一也清從是屏去閑緣歲餘忽然
契悟以偈告心曰隨隨隨昔昔昔隨隨隨後無人識
夜來明月上高峰元來祇是這箇賊心領之復告之
曰子入處真實得坐披衣向後自看自然七通八達
去清復依止七年

甲辰克勤禪師示紹隆法語

宣和六年克勤移住汴京天寧示紹隆法語有曰有

祖以來惟務單傳直指不喜帶水拖泥打露布列窠
窟鈍置人蓋釋迦老子三百餘會對機設教立世垂
範大段周遮是故最後徑截省要接最上機雖自迦
葉二十八世少示機關多顯理致至於付受之際靡
不直向提持如倒刹竿盪水投鍼示圓光相執赤旛
把明鏡說如鐵橛子傳法偈達磨破六宗與外道立
義天下太平翻轉我天爾狗皆神機迅捷非擬議思
惟所測暨到梁遊魏尤復顯言教外別行單傳心印
六代傳衣所指顯著逮曹溪大鑑詳示說通宗通歷
涉既久具正眼大解脫宗師變革通塗俾不滯名相

不墮理性言說放出活卓卓地脫灑自繇妙機遂見
行棒行喝以言遣言以機奪機以毒攻毒以用破用
所以流傳七百年枝分派別各擅家風浩浩轟轟
莫知紀極然鞠其歸著無出直指人心心地既明無
絲毫隔礙脫去勝負彼我是非知見解會透到大休
大歇安穩之場豈有二致哉所謂百川異流同歸於
海要須是箇向上根器具尚識遠見有紹隆佛祖志
氣然後能深入闡奧徹底得及直下把得住始可
印證堪爲種草捨此切宜寶秘慎詞勿作容易放行
也隆公知藏湖湘投機還往北山十餘年真探頤精

通本色衲子遂舉分席訓徒已三載予被膺旨移都
下天寧欲得法語以表道契因爲出此數段

乙克勤禪師傳法宗杲

宗杲至京館於太宰府第後菴中甲辰九月克勤有
天寧之命杲自慶曰此老實天賜我也遂預往天寧
以待乃自惟曰當以九夏爲期其禪若不異諸方妄
以余爲是我則造無禪論去也枉費精神蹉跎歲月
不若弘一經一論把本修行庶他生後世不失爲佛
法中人遂贖清涼疏鈔一部齋之天寧及勤至開法
杲日夕叅扣勤令看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

門云東山水上行語杲凡呈四十九轉語勤皆不肯
一日陞座舉雲門語云天寧即不然若有人問如何
是諸佛出身處但向他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
杲聞豁然去却礙膺之物遂白勤勤曰也不易你到
這箇田地可惜死了不能得活不疑言句是爲大病
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不得須
知有這箇道理乃令杲居擇木堂爲不釐務侍者每
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問之杲纔開口便道不是經
半載忽問勤曰聞和尚當時曾問五祖這話不知五
祖道甚麼曰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如何祖

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樹倒藤枯時如何
祖曰相隨來也杲乃抗聲曰我會也勤遂舉數語訛
因緣詰之杲酬對無滯勤曰今日方知吾不汝欺遂
著臨濟正宗記付之曰臨濟正宗自馬師黃檗闡大
機大用脫羅籠出窠臼虎驟龍馳星飛電激卷舒擒
縱皆據本分綿綿的的到興化風穴唱愈高機愈峻
西河弄師子霜華奪金剛王非深入閭奧親受印記
皆莫知端倪徒自名邈只益戲論大抵負冲天氣宇
格外提持不戰屈人兵殺人不貶眼尚未髣髴其趨
向况移星換斗轉天輪迴地軸卽是故示三玄三要

四料簡四主賓金剛王寶劍踞地師子一喝不作一喝用探竿影草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許多落索多少學家搏量注解殊不知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弄將出來看底只貶得眼須是他上流契證驗認正按旁提須還本分種草豈假梯媒只如寶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壽便打聖云你恁麼爲人非獨瞎却這僧眼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壽擲下拄杖便歸方丈興化見同叅來便喝僧亦喝化又喝僧復喝化云你看這瞎漢僧擬議直打出法堂侍者問有何相觸悞化云是他也有權也有實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遭

却不會似此瞎漢不打更待何時看他本色宗風迥然殊絕不貴作畧只欽他眼正要扶荷正宗提持宗眼須是透頂透底徹骨徹髓不涉廉纖迥然獨脫然後的的相承可以起此大法幢然此大法炬繼他馬祖百丈首山楊岐不爲秦竊爾○知和崑山張氏子兒時嘗習坐垂堂堂傾父母意其必死和瞑目自若因使出家年滿得度謁泐潭乾乾問作甚麼和擬對乾便打復喝曰你喚甚麼作禪和驀領旨即曰禪無後無先波澄大海月印青天問如何是道曰道紅塵浩浩不用安排本無欠少乾然之棲雪竇之中峰棲

雲兩菴逾二十年住二靈三十年間居無長物惟二虎侍其右宣和七年四月日跌坐而逝○普交亦乾嗣因爲檀越修懺摩有問曰公所懺罪爲目懺耶爲他懺耶若自懺罪罪性何來若懺他罪他罪非汝烏能懺之交不能對遂改服遊方造泐潭足纔踵門乾即呵之交擬問乾曳杖逐之一日忽呼交至丈室曰我有古人公案要與你商量交擬進語乾遂喝交豁然領悟乃大笑乾下禪床執交手曰汝會佛法耶交便喝復托開乾大笑○道旻世稱古佛興化蔡氏子母夢吞摩尼珠有娠生五歲足不履口不言母抱遊

寺見佛像遽履地合爪稱南無佛人大異之出家徧叅後至泐潭乾器之旻陳列叅所得不蒙印可乾舉世尊拈花迦葉微笑語以問復不契後侍乾行乾以拄杖架肩長嘯曰會麼旻擬對乾便打有頃復拈草示曰是甚麼旻亦擬對乾遂喝於是頓明大法作拈花勢乃曰這回瞞旻上座不得也乾挽曰更道更道曰南山起雲比山下雨即禮拜乾首肯○紹興慈氏瑞仙習毘尼因覩戒性如虛空持者爲迷倒乃謂戒者束身之法也何自縛乎又閱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疑曰又不自他不共

一機述
不無因生畢竟從何而生即省曰因緣所生空假三
觀抑揚性海心佛衆生名異體同十境十乘轉識成
智不思議境智照方明非言詮所及棄謁諸方後至
授子廣鑑瑛問鄉里甚處曰兩浙東越曰東越事作
麼生曰秦望峰高鑑湖水闊曰秦望峰與你自己是
同是別曰西天梵語此土唐言曰此猶是叢林祇對
畢竟是同是別仙便喝瑛便打仙曰恩大難酬便禮
拜○江公望字民表釣臺人家居蔬食清修述念佛
方便文以勸道俗又嘗書於家塾曰利根之人念念
不生心心無所六根杳寂諸識銷落法法全真門門

絕待瞥爾遂成真如實觀初機後學一心攝念如來
即使營辦家事種種作務亦自不相妨礙若能都攝
六根淨念相繼不過旬日便成三昧是故上根大器
一念直超平展之流善觀方便望有子早亡託夢云
大人修道功業已成冥府有金字額題云嚴州府江
公望身居言責志慕苦空躬事熏修心無愛染動靜
不違佛法語嘿時契宗風名已脫乎閭浮身必歸於
淨土宣和末知廣德軍一旦無疾面西端坐而化○
王古字敏仲官侍郎嘗叅尊宿深契禪宗又悟淨土
法門著決疑集三本平生精勤念佛數珠未嘗去手

有僧神遊淨土見古與葛繁在焉

丙午李彌遜叅克勤禪師

侍郎李彌遜少時讀書五行俱下年二十八爲中書舍人嘗入克勤室一日早朝回至天津橋馬躍忽有省通身流汗直造天寧適勤出門遙見便喚曰居士且喜大事了畢遜厲聲曰和尚眼花作甚麼勤便喝遜亦喝自是機鋒迅捷當機不讓後遷吏部乞祠祿歸闔連江築菴自娛忽一日示微恙索湯沐浴畢遂跌坐作偈曰謾說從來牧護今日分明呈露虛空拶倒須彌說甚向上一路擲筆而逝○樞密徐俯字師

川每侍其父龍圖徐禧與法昌遇靈源清語論終日俯聞之藐如及遇歸寂在談笑間俯乃篤信此道後父歿延清說法清登座曰龍圖平日讀萬卷書如水傳器且道尋常著在甚麼處而今捨識之後這著萬卷書的又向甚麼處著俯聞灑然遂曰吾無憾矣清下座問曰適來見箇甚麼便恁麼道曰若有所見則鈍置和尚也曰甚麼則老僧不如曰和尚是何心行清大笑靖康初與朝士同志者挂鉢於天寧擇木堂力叅勤一日同勤至書記寮見勤頂相俯指曰這老漢脚跟未點地在勤曰甕裏何曾走却驚俯曰且喜

老漢脚跟點地勤曰莫謗他好○臨安府中天竺中
仁諦窮經論於宗門未契勤居天寧凌晨謁之勤方
爲衆入室仁見敬服奮然造前勤曰依經解義三世
佛冤離經一字便同魔說速道速道仁擬對勤劈口
擊之因墜一齒即大悟○宗杲居天寧記室靖康元
年勤舉分座杲乃炷香誓曰寧以此身代衆生受地
獄苦終不以佛法當人情於是叢林浩然歸重

杲道川叅繼成禪師

道川崑山狄氏子初爲縣之弓給聞東齋謙首座爲
道俗演法往從之習坐不倦一日因不職遭笞忽於

杖下大悟遂辭職依謙謙爲改名道川且曰汝舊呼
狄三今名道川川即三耳汝能監起脊梁了辦箇事
其道如川之增若放倒則依舊狄三也川銘於心建
炎元年圓頂遊方至天封謁繼成與語鋒投成稱善
歸憩東齋學者請益金剛經因章爲之頌行於世○
正覺隰州李氏子母夢五臺一僧解環與環其右臂
乃孕遂齋戒及生光出於屋右臂特起若環狀七歲
日誦書數千言得度受具游方與其祖訣曰若不發
明大事誓不歸矣至汝州謁成枯木一日聞僧誦蓮
經至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瞥然有省即詣丈室

陳所悟成指臺上香合曰裏面是甚麼物曰是甚麼心行曰汝悟處又作麼生覺以手畫一圓相呈之復拋向後成曰弄泥團漢有甚麼限曰錯曰別見人始得覺應諾諾即造謁子淳淳問如何是空却以前自己曰井底蝦蟆吞却月三更不借夜明簾曰未得更道覺擬議淳打一拂子曰又道不借覺言下釋然遂作禮淳曰何不道取一句曰某甲今日失錢遭罪曰未暇打得你在且去嘗與僧徵詰公案不覺大笑淳責曰汝笑這聲失了多少好事不見道暫時不在如同死人覺再拜伏膺俄掌記室遷首座出世泗州普

照建炎初住舒州太平○景深台州王氏子出家謁淨慈象一日聞象曰思而知慮而解皆鬼家活計與不自過遂往寶峰叅惟照照曰直須斷起滅念向空却已前掃除玄路不涉正偏盡却今時全身放下放盡還放方有自繇分深聞頓領厥旨照擊鼓告衆曰深得闡提大死之道後學宜依之因號大死翁建炎改元開法智通○妙普漢州人叅悟新獲證結茅華亭青龍野吹鐵笛自娛警衆偈曰學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惺惺中軍主將能行令不動干戈致太平十二時中莫住工窮來窮去到無窮直須洞徹無

窮底踏倒須彌第一峰山居偈曰心法雙忘猶隔妄
色空不二尚餘塵百鳥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住菴
人建炎初徐明叛道經烏鎮賊欲斬普普曰大丈夫
要頭便斫取奚以怒爲我死必矣能一祭我乎賊奉
肉食普曰孰爲文賊笑普索筆書曰嗚呼惟靈勞我
以生役我以壽乏我以貧困我以命賴有出塵之道
悟我之性與其妙心上同諸佛之真化下合凡夫之
無明纖塵不動本自圓成妙矣哉日月未足以爲明
乾坤未足以爲大磊磊落落無罣無礙和光混俗逍
遙自在逢人則喜見佛則拜可惜少年卽風流太光

彩坦然歸去付春風體似虛空終不壞尚饗文畢舉
筯飽餐餐罷笑曰我是快活烈漢便請一刀兩段乃
大呼斬斬賊大駭羅拜衛普而出烏鎮悉免焚掠
申戊克勤禪師住雲居

丙午克勤住金山一十八人悉皆解脫因改名其堂
曰大徹戊申詔住雲居賜號圓悟○正覺自太平遷
住江州圓通能仁謝事遊雲居謁克勤會長蘆虛席
大眾堅請勤勉其行入寺未幾遭大寇李在抄掠寺
衆奔散覺獨安坐以善語化之在等畏服一方咸賴
以安○郡王趙令衿字表之號超然居士任南康時

多與禪衲遊公堂間爲維摩丈室適克勤居甌阜矜欣然往叅勤不少假矜固請勤曰此事要得相應直須是死一回始得矜默契自疏畧曰家貧遭劫誰知盡底不存空室無人幾度賊來亦打勤見囑令加護○袁覺本名圓覺郡守填牒誤作袁以覺族姓袁戲謂曰一字名可乎曰一字已多守異之覺徧歷諸方後依法泰陳所見泰曰汝忒煞遠在每舉法華開示悟入四字令下語曰直待我豎點頭方是也一日偶不職被斥制中無依寓一俗士家因誦法華至亦復不知何者是舍何者爲火乃豁然制罷師省泰見首

肯之時克勤在雲居覺往通所悟勤呵云本是淨地局屎作麼覺頓釋所疑○建安二年五月慧洪入滅於同安壽五十八所著有智證傳僧寶傳林間錄文字禪楞嚴疏鈔等書○曇華黃梅江氏子生而奇傑骨目聳秀年十七出家受具十九杖錫叅訪徧歷叢林所至與諸老宿激揚無不投契然華根器遠大不肯得少爲足要求向上鉗鎚透頂透底諸佛列祖羅籠不住一著以滿初願乃上雲居禮克勤勤一見拊勞痛與提策以爲法故服勞難事趨走惟恐居後

酉配正覺禪師住天童

建炎三年正覺渡浙江至明州禮補陀道繇天童大衆密白郡帥堅請住持虜人犯境僧徒解散智獨遲其來虜至登嶺以望若有所見遂歛兵而退○建炎三年閏八月克勤退雲居示宗杲法語云古德住山率刀耕火種不蓄長物瀟然布衲麤衣糲食將大有爲也慕義學道兄弟相從一切以寬量大度包納之不暴怒不峻阻慈悲喜捨以身帥之蓋菴居五七間不比叢林寬廣咳唾動靜無不與耳目相接若一一責之以禮則久久生怨慕地顏色相及便見參商即覺道義不見藥山數十年牛欄菴只七八人其後皆

爲大法器風穴和尚卓丁久之只二三相從後來麟象駢集答問汪洋謂之衆吼瀉山十年煮橡栗喫晚年大安來者著五百衆大梅入深山幽谷初不與世接因鹽官僧採拄杖乃逢之問酬徑截後半千人今旣不得已作避世隱遁正欲諂晦俟時清平然後行已之願豈可以小不忍而亂大謀哉一切但低細和合先防自犯三業提向上那一著子教兄弟自有趨向自然忘倦向前去也諺云相見易得好共住難爲人要須廓落寬容半見半不見且圖長久斷與常流異矣教中道如爲一人衆多亦然三家村裏數間茅

屋立成箇本分規繩不嚴不緩凡百折衷他日便更
多多益辦也古人佩帛佩絃各攻其偏惟務中道而
行兄辯智過人不能照此細務但患遲後太過一色
便自性久之便不好耳此去有人議論應當回轉著
亦令讚嘆非常人所可及乃善更有一箇緊要最後
句不免畧說之佛法無多子久長難得人○道心初
開法天寧又住大別文殊已酉四月示衆舉臨濟入
滅囑三聖因緣曰正法眼藏暗驢滅臨濟何曾有是
說今古時人皆妄傳不信但看後三月至閏八月賊
鍾相叛其徒欲拉之南奔者心曰學道所以了生死

何避之有賊至心曰速見殺以快汝心賊即舉鋸殘

之血曾白乳賊駭引席覆之而去○潛菴清源得法

於慧南執侍最久名著叢林嘗頌三關話曰拈一放

一烏光黑漆打破畫餅青天白欲識鷲峰峰上機摩

訶般若波羅蜜年踰八十喪明學者有欲板其語要

流通源設拒曰若吾語深契佛祖從今百日間目復

有明則副汝請如期果愈縑素讚喜曰得非般若之

驗歟建炎已酉冬遷寂壽九十六

戊慧蘭禪師入寂

大滄岳法嗣
臨濟第十世

慧蘭不知何許人慕詰法嗣住和州光孝嘗以觸衣

書七佛名叢林稱爲蘭布視建炎末逆虜犯淮執蘭
見酋長酋長曰聞吾名否曰我所聞者惟大宋天子
之名酋長怒令左右以鎚擊之鎚至輒斷壞酋長驚
異延致麾下敬事經旬蘭索薪自焚無敢供者乃親
自拾薪成龕怡然端坐烟焰一起流光四騰虜咸跪
伏多灼膚者火絕得五色舍利并靈骨比歸○待制
潘良賁字義榮久叅守珣不契一日謂珣曰某祗欲
知死去時如何珣曰好箇封皮且留着使用而今不
了不當便去忽被他換却封皮卒無整理處貴又以
斬猫話請益珣曰你只管理會別人家猫兒不知走

却自家狗子貴於言下如醉得醒珣復曰不易公進
此一步更須知有向上事始得如今士大夫說禪說
道只依着義理便快活大率似將錢買油養喫了便
不飢其餘便道是瞞他亦可笑也貴唯唯

亥辛士珪禪師住鴈蕩能仁

紹興間士珪奉詔開法鴈蕩能仁時清了居江心聞
珪至恐緣法未熟特過江迎歸方丈大展九拜以誘
溫人繇是翕然歸敬○道元初謁道心因看廓然無
聖之語忽爾失笑曰達磨元在這裏心譽之往叅慧
懃清遠皆蒙賞識次謁克勤於金山勤不肯再依勤

於雲居雖有信人終以礙膺之物未去爲疑會勤問
僧生死到來時如何僧曰香臺子笑和尚次問元汝
作麼生曰草賊大敗勤曰有人問你時如何元擬答
勤憑陵曰草賊大敗元即徹證勤以拳擊之元拊掌
大笑勤曰汝見甚麼便如此曰毒拳未報永劫不忘
勤歸昭覺命首衆○法英住大梅宣和初勅天下僧
尼爲德士英肆筆解老子請進徽宗稱善明年秋詔
復天下僧尼英獨無改志紹興初晨起戴犖皮冠披
鶴氅執象簡穿朱履使擊鼓集衆陞座召大眾曰蘭
芳春谷菊秋籬物物榮枯各有時昔毀僧尼專奉道

復平道佞復僧尼且道僧尼形相作麼生復取冠示
衆曰吾頂從來似月圓雖冠其髮不成仙今朝拋下
無遮障放出神光照碧天擲之於地隨易僧服提鶴
氅曰如來昔日貿皮衣數載慙將鶴氅披還我丈夫
調御服須知此物不相宜擲之舉象簡曰爲嫌禪板
太無端豈料遭他象簡瞞今日因何忽放下普天致
仕老仙官擲之提朱履曰達磨携將一隻歸兒孫從
此赤脚走借他朱履代麻鞋休道時難事掣肘化鵬
未遇不如鷗畫虎不成反類狗擲之橫拄杖曰今朝
拄杖化爲龍分破華山千萬重復倚肩曰珍重佛心

真聖主好將堯德振吾宗擲下拄杖歛目而逝○道
祖初見克勤於即心即佛語下發明久之分座一日
爲衆入室祖忽問生死到來如何迴避僧無對祖擲
下拂子奄然而逝衆皆驚愕勤至召曰祖首座祖張
目視之勤曰抖擻精神透關去祖點頭竟趨寂

壬紹隆禪師開法虎丘

初紹隆辭克勤歸和州住城西開聖寺建炎之擾乃
結廬銅峰之下郡守李光延居彰教次徙虎丘道大
顯著因追繹白雲端和尚立祖堂故事乃曰爲人之
後不能躬行遺訓於義安乎遂圖其像以奉安之上

堂凡有展托盡落今時不展不托墮坑落塹直饒風
吹不入水灑不著檢點將來自救不了豈不見道直
似寒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
散猶是生死岸頭事拈拄杖劃一劃云劃斷古人多
年葛藤點頭石不覺拊掌大笑且道笑箇甚麼腦後
見腮莫與往來上堂目前無法萬象森然意在目前
突出難辨不是目前法觸處逢渠非耳目之所到不
離見聞覺知雖然如是也須踏著他向上關楔子始
得所以道羅籠不肯住呼唤不回頭佛祖不安排至
今無處所如是則不勞歛念樓閣門開寸步不移百

城俱到驀拈拄杖劃一劃云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
籃子盛將歸上堂百鳥不來春又暄凭欄溢目水連
天無心還似今宵月照見三千與大千僧問生佛未
興時一著落在甚麼處曰吾常於此切曰官不容鍼
更借一問時如何曰踞虎頭收虎尾曰中間事作麼
生曰草繩自縛漢曰毘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
得妙曰幾行巖下路少見白頭人問九旬禁足意旨
如何曰理長即就曰祇如大根不具底人還禁得也
無曰穿過鼻孔曰學人今日小出大遇曰降將不斬
曰恁麼則和尚放某甲逐便也曰停囚長智○懷深

住慧林勸衆念佛翕然向化紹興二年入寂

甲寅宗杲禪師說法廣因

紹興四年三月宗杲入閩館於長樂廣因寺有尼妙
道號定光在雪峰諸處叅禪聞杲在廣因遂破夏來
求挂搭時僅七十僧一日兩遍入室因爲光藏主舉
話次道在外聽得有歡喜處即入吐露云適聞和尚
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已理會得杲曰不是心不
是佛不是物你如何會曰妙道只恁麼會杲曰因多
了箇只恁麼會道遂豁然○彌光字晦菴閩之李氏
子兒時寡言笑聞梵唄則喜十五落髮猶喜閱群書

一日嘆曰旣剃髮染衣當期悟徹豈醉於俗典耶遂出嶺參學叢林中號爲光狀元初叅克勤次謁黃檗祥高菴悟佛心才會宗杲寓廣因往從之杲問汝在佛心處所得試語我來光舉佛心拈普化公案曰佛心即不然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劈脊便打從教徧界分身曰汝意如何曰某不肯後頭下箇註脚曰此正是以病爲法光毅然無信可意杲曰汝但揣摩看光竟以爲不然經旬忽憶海印信拈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恍然無滯趨告杲杲以舉道者見瑯琊及玄沙未徹語詰之光對已杲曰雖進得一步只是不著所

在如人斫樹根下一刀則命根斷矣汝向枝上斫其能斷命根乎今諸方浩浩談禪者見處總如此何益於事楊岐正傳二四人而已光愠而去翼日杲問汝還疑否曰無可疑者曰祇如古人相見未開口時已知虛實或聞其語便識淺深此理如何光悚然杲令究有句無句一日問杲某到這裏不能得徹病在甚處曰汝病最僻世醫拱手何也別人死了不能活汝今活了未曾死要到大安樂地須是死一回始得光因益疑後入室杲問喫粥了也洗鉢盂了也去却藥忌道將一句來曰裂破杲振威喝曰你又說禪也光

即大悟杲過鼓告衆曰龜毛拈得笑哈哈一擊萬重
關鎖開慶快平生在今日孰云千里賺吾來光呈頌
曰一撥當機怒雷吼驚起須彌藏北斗洪波浩渺浪
滔天拈得鼻孔失却口○宗杲館廣因林適可司理
初菴海上洋嶼迎杲遂徙居焉曇懿與遵璞曾偕叅
克勤自謂不疑懿出世祥雲璞佐之法席頗盛杲知
其所見未穩恐誤衆致書令來懿猶豫杲小叅痛斥
其非榜告四衆懿乃破夏來見杲鞠其所證曰汝恁
麼見解敢承嗣圓悟老人耶懿歸遂退院偕璞同依
法席一日杲問璞三聖興化出不出爲人不爲人話

你道這兩箇老漢還有出身處也無璞於杲膝上打
一拳杲曰你這一拳爲興化出氣爲三聖出氣速道
速道璞擬議杲劈脊一棒且曰第一不得忘了這一
棒又一日聽別僧入室杲問僧德山見僧入門便棒
臨濟見僧入門便喝雪峰見僧入門便是甚麼睦
州見僧入門便道現成公案放汝三十棒這四箇老
漢還有爲人處也無曰有曰劄僧擬議杲便喝出璞
聞忽有省懿一日入室杲問我要箇不會禪的做國
師懿曰我做國師去也杲喝出久之杲曰香嚴悟
處不在擊竹邊俱胝悟處不在指頭上懿亦有省後

懿住玉泉○鼎需福州林氏子號懶菴幼舉進士有聲年二十五因讀遺教經忽曰幾爲儒冠誤欲出家母以親迎在期難之需曰天桃紅杏一時分付春風翠竹黃花此去永爲道伴竟依保壽爲僧一錫湖湘徧參名宿歸里結菴羗峰絕頂不下山者三年佛心才挽出首衆嘗問學者即心即佛因緣時宗杲居洋嶼彌光與需友善致書云菴主手段與諸方別可來少欸需不答光以計邀至會杲方爲衆入室需隨衆在列杲問即心即佛話作麼生會需下語杲詎曰你見解如此敢妄爲人師耶鳴鼓普說計其平生珍重

得力處悉排爲邪解需自惟繆矣涕淚交頤默計曰我之所得旣非則西來不傳之旨果何如哉遂歸心弟之列一日杲問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恁麼時如何需擬開口杲拈竹篋劈脊連打三下需忽大悟不覺叫曰和尚已多了也杲又打一下需禮拜杲笑曰今日方知我不汝欺也遂印以偈曰頂門豎亞摩醯眼肘後斜懸奪命符瞻却眼卸却符趙州東壁挂葫蘆○祖元福建林氏子叅宗杲於洋嶼元風骨清癯危坐終日杲目爲元枯木嘗以三世諸佛不知有話徵詰三四一日夜坐睹僧剔燈始豁然有省呈偈曰

別起燈來是火歷劫無明照破歸堂撞見聖僧幾乎當面蹉過不蹉過是甚麼十五年前奇特依前只是這箇杲證以偈曰萬仞懸崖忽放身起來依舊却惺惺飢食渴飲渾無事那論昔人非昔人○宗杲居洋嶼叅隨纔五十三人未五十日得法者十三輩時宗徒撥置妙悟使學者困於寂默杲著論力排其邪闢士鄭昂字尚明聰明該洽龕見尊宿所至談禪自若一日持香入室聲色俱厲曰昂欲與和尚理會一件事只如默然無言是法門中第一等休歇處和尚何得肆意詆訶曰曾讀莊子麼曰讀曰莊子云言而足

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義有所極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這箇道理便是曾子言而足孔子言而足其徒不會問曰何謂也曾子却向第二頭答他話謂夫子之道不可無言所以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要之道與物至極處不在言語上不在默然處言也載不得默也載不得公之所說尚不契莊子意何況要契釋迦達磨意耶且看肇法師把那無言說處說出來與人云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毘耶須菩提唱無說以顯道釋梵絕聽而雨花

斯皆理爲神御故口以之而默豈曰無辨辨所不能
言也這箇是理與神忽然相撞著不覺到說不得處
雖然不語其聲如雷這裏間聰明辨才用一點不
得到恁麼田地方始是放身捨命處這般境界須是
自證自悟始得所以經云如來宮殿無有邊自然覺
者處其中此是從上諸聖大解脫法門只爲衆生根
性狹劣不到得三教聖人境界所以分彼分此殊不知
境界如此廣大却向黑山下鬼窟裏默然坐地故
先聖訶爲解脫深坑是可怖畏之處以神通道眼觀
之則是刀山劍樹鑊湯爐灰裏坐地一般座主家尚

不滯默然處况祖師門下客乎昂不覺作禮杲乃問
今年幾歲曰六十四曰六十四年前從甚麼處來昂
無語杲以竹篋劈脊打出次日又入室杲曰六十四
年前不可元在福州鄭家只今聽法說法一段歷歷
孤明的未生以前畢竟在甚麼處曰不知曰你若不
知便是生大今生且限百歲百歲後四大五蘊一時
解散有眼不見物有耳不聞聲有箇肉團心分別不
行有箇身火燒刀斫不覺痛到這裏歷歷孤明的却
向恁麼處去曰不知曰你旣不知便是死大故曰無
常迅速生死事大我更問你生平做許多之乎者也

臘月三十日將那一句敵他生死須是知得生來死去處分曉始得若不知即是愚人昂乃心服晨夕叅求○佛燈守珣初出世禾山最後遷天寧示衆先師祇年五十九吾年五十六矣來日無多甲寅解制退天寧謂鄭績曰十月八日是佛鑑忌則吾時至矣乞還鄆南十月四日績遣弟僧道如訊之珣曰汝來正其時也先一日不著便後一日蹉過了吾雖與佛鑑同條生不與同條死明早可爲我尋一隻小船子來如曰要長者要高者曰高五尺許越三日雞鳴端坐如平時侍者請遺偈曰不曾作得言訖而逝

乙 居靜禪師住東巖

居靜成都楊氏子出家依元靜靜舉香巖枯木裏龍吟話往返酬詰居靜言下大悟一日元曰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却曰雲宗不妙汝作麼生居曰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元矍然曰這小厮兒居珍重便行出住東巖示衆叅學至要不出先南堂道最初句及末後句透得過者一生事畢倘或未然更與你分作十門各各印證自心還得穩當也未一須信有教外別傳二須知有教外別傳三須會無情說法與有情說法無二四須見性如觀掌中物了了分明一一

田地穩密五須具擇法眼六須行鳥道玄路七須文武兼濟八須摧邪顯正九須大機大用十須向異類中行凡欲紹隆佛祖須盡此綱要方坐得這曲录牀子受得天下人禮拜敢與佛祖爲師若不到恁麼田地只一向虛頭他時異日閻老子未放你在間有學者各門頌出呈居居示頌曰十門綱要掌中施機會來時自有爲作者不須排位次大都首末是根基○清素黎法演一日聞舉首山西來意話倏然契悟述偈曰顛倒顛顛倒顛新嬾騎驢阿家牽便恁麼太無端回頭不覺布衫穿演見乃問百丈野狐話又作麼

生曰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演大悅乙卯四月日得微疾書偈曰木人備舟鐵人備馬丙丁童子穩穩登喝散白雲歸去也竟爾趨寂○元靜住大隨有一老宿垂語云十字街頭起一間茅廬祇是不許人扃僧舉似靜靜曰是你先扃了更教甚麼人扃老宿遙望大隨焚香拜謝乙卯秋七月山中大雨雪有異象靜曰吾期至矣遂別郡守越三日示少恙於天彭夜謂侍僧曰天曉無月時如何僧無對靜曰倒教我與汝下火始得翼日還棚口解院畱遺誠說然示寂弟子奉全身歸烟霧四合猿鳥悲鳴茶毘異香徧野舌

本如故舍利五色者不可計○石頭自回世爲石工雖不識字志慕空宗從人口授法華能誦之棄家投靜供灑掃令取崖石手不釋鋤鑿誦經不輟靜見語曰今日硃磬明日硃磬生死到來如何折合回愕然因設禮求究竟法靜令且罷誦經看趙州勘婆因緣回念念不去心久之因鑿石石稍堅盡力一鋤瞥見火光忽然省徹走至方丈禮拜呈偈曰用盡工夫渾無巴鼻火光迸散元在這裏靜欣然曰子徹也復獻趙州勘婆頌曰三軍不動旗閃爍老婆正是魔王脚趙州無柄鐵掃帚掃蕩烟塵空索索靜可之授以僧

服○梁山師遠嗣靜號廓然合川曾氏子有十牛圖并頌行世○尚書莫將字少虛分寧人官西蜀時謁靜咨決心要靜使其向好處提撕適如廁聞穢氣急以手掩鼻遂有省呈偈曰從來姿韻愛風流幾笑時人向外求萬別千差無覓處得來元在鼻尖頭靜曰一法纔通法法周縱橫妙用更何求青蛇出匣魔軍伏碧眼胡僧笑點頭○學士王簫字觀復留昭覺日聞開靜板聲有省問靜曰某有箇見處纔被人問却開口不得未審過在甚處曰過在有箇見處靜却問朝旆幾時到任曰去年八月四日曰自按察幾時離

衙曰前月二十日爲甚麼道開口不得簫乃契悟

○圓悟克勤禪師示寂

五祖演法嗣
臨濟十一世

克勤回蜀復住

成都

昭覺紹興五年八月日示微恙跌

坐書偈遺衆投筆而逝闍維舌齒不壞五色舍利無數塔昭覺寺之側謚真覺大師○慧遠眉山彭氏子
衆克勤聞舉龐居士不與萬法爲侶因緣遠忽頓悟
仆於衆衆掖之遠曰吾夢覺矣至夜小衆遠出問淨
裸裸空無一物赤骨力貧無一錢戶破家亡乞師賑
濟曰七珍八寶一時拏曰禍不入謹家之門曰機不
離位墮在毒海遠隨聲便喝勤以拄杖擊禪床云喫

得棒也未遠又喝勤連喝兩喝遠便禮拜自此機鋒
峻發勤順寂遠出世屢住名刹

丙辰空首座寓古田秀峯

空首座叅宗杲杲問香巖上樹話對曰好對春風唱
鷓鴣曰是樹上語是樹下語空罔然尋之踈山因看
前話有所證自謂頓見妙喜用處遂歸閩寓古田秀
峰○紹隆住虎丘昔之同叅一時畢集隆每登座必
從容示露一味平等隨根所應無不各愜其意一住
三年丙辰五月日感微疾索筆大書伽陀曰無法可
說是名說法所以佛法無有刺語珍重擲筆坐逝

丁宗杲禪師開法徑山

張浚在蜀時克勤親以宗杲相囑謂真得法髓及浚
造朝遂以徑山延之杲辭再三不得已翻然而起抵
三衢與趙令衿會於官驛衿與杲向同法席每以宦
游出世爲戒至是衿辟南外宗正司杲赴徑山杲迷
惺曰超然妙喜兩同叅慕地相逢各負慚我去住山
君躍馬前三三與後三三到臨安開堂舉王常侍一
日訪臨濟同到僧堂內常侍曰這一堂僧還看經否
臨濟曰不看經常侍曰學禪否臨濟曰不學禪常侍
曰經又不看禪又不學畢竟作甚麼臨濟曰總教伊

成佛作祖去常侍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又作麼生
臨濟曰我將謂你是箇俗漢杲乃云臨濟老漢握一
柄金剛王寶劍氣衝宇宙天下橫行等閑被這官人
輕輕一拶便見冰消瓦解且道這官人有甚長處聽
取一頌世出世間希有事顯發須憑過量人只將補
袞調羹手撥轉如來正法輪入院上堂山僧未離泉
州時已與諸人相見了也臨安府亦與諸人相見了
也及乎來到山中擊動法鼓坐立儼然眼眼相覷爲
甚麼却不相識只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上堂昔日
楊岐老祖翁牽犁拽耙逞神通兒孫帶水拖泥甚礙

斗煎茶銚不同上堂水底泥牛嚼生鐵憍梵鉢提咬
著舌海神怒把珊瑚鞭須彌山王痛不徹拍禪床下
座上堂拈拄杖卓一下召大眾云還聞麼復舉起云
觀世音菩薩來也在徑山拄杖頭上口喃喃地道諸
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既滅寂滅現前拈須彌盧於
掌上向鍼眼裏打鞦韆直饒便恁麼見得徹去猶較
拄杖子十萬八千且道徑山拄杖子有甚麼奇特直
下云不直半文錢上堂廓然無聖不用躊躇蓋色騎
聲全承渠力諸佛以此度生衲僧以此爲命露保保
赤灑灑沒可把行但行坐但坐飢來喫飯寒來向火

直饒恁麼未稱衲僧不見白雲師翁有言有時碓觜
生花有時佛面百醜李公醉倒街頭自是張公喫酒
燈籠皺斷眉頭露柱呵呵拍手且道露柱拍手成得
箇甚麼邊事叅上堂舉雲門道釋迦老子與天帝釋
在中庭裏相爭佛法甚開乃云這老漢好與三十拄
杖且道過在甚麼處誣人之罪以罪加之上堂舉僧
問臨濟如何是三眼國土濟云我共汝入淨妙國土
中著清淨衣說法身佛又入無差別國土中著無差
別衣說報身佛又入解脫國土中著光明衣說化身
佛杲顧視大眾云還見臨濟老漢麼若也未見徑山

爲你指出法身報身化身咄哉魍魎妖精三眼國中
逢著笑殺無位真人上堂舉興化謂克賓維那曰汝
不久爲唱導之師賓云不入這保社化云汝會了不
入不會不入賓云總不恁麼化便打云克賓維那法
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饋飯一堂來日化自白槌云克
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饋飯一堂仍須出院
雲居舜云大冶精金應無變色其柰興化令行太嚴
不是克賓維那也大難承當總似而今泛泛之徒翻
轉面皮多少時也杲云雲居恁麼道未免拗曲作直
徑山即不然要作臨濟烜赫兒孫直須翻轉面皮始

得上堂舉三聖云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爲人卓一下
云賊身已露放過不可興化聞云我逢人即不出出
則便爲人又卓一下云已露賊身不可放過大凡宗
師決斷是非要得開人眼目不可一向盲枷瞎棒且
道這兩箇老漢有甚麼過擲下云龍蛇易辯衲子難
謾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碧眼胡兒不知落處且
道落在甚麼處驀拈拄杖召大眾曰看看直下來也
急著眼覷擲下拄杖上堂舉念法華與真園頭侍立
風穴次穴問真云作麼生是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
聞真云鶻鵠樹頭啼意在麻龕裏穴云你作許多癡

福作甚麼何不體究言句穴問念云你作麼生念云
動容揚古路不墮峭然機穴云你何不看法華下
語杲云山僧當時若見這老漢恁麼道深掘一坑一
時埋却更牽牛從上踏過却須放出真公出一頭始
得山僧恁麼道且不是抑強扶弱亦不是杜撰差排
你若識得鶻鳩樹頭鳴意在麻禽裏便識得動客揚
古路不墮峭然機這兩轉語畢竟是一耶是二耶若
道是一爲甚麼風穴只肯念法華不肯真圓頭若道
是二爭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參上
堂僧問一百二十日夏已滿出門或有人問如何是

徑山道底且作麼生答他曰徑山曾道甚麼來曰爭
柰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曰你作麼生會
僧喝一喝云三十年後太有人笑在曰何必三十年
後即今大有人笑你乃云尋常向你諸人道喚作竹
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不得向舉起處承當不得
向意根下卜度不得下語不得良久或有人問畢竟
如何向他道也無畢竟也無如何正當恁麼時四楞
塌地掇在諸人面前眼辨手親底一遑遑得便能羅
籠三界提拔四生其或未然是你諸人根性遲鈍
且莫錯怪徑山好上堂舉僧問六祖黃梅意旨甚麼

人得祖云會佛法人得僧云和尚還得否祖云我不
得僧云和尚爲甚麼不得祖云我不會佛法乃召大
衆云還見祖師麼若也不見徑山爲你指出蕉芭蕉
芭有葉無了忽然一陣狂風起恰似東京大相國寺
裏三十六院東廊下北角頭破袈裟畢竟如何歸堂
喫茶 歲節秉拂舉僧問鏡清新年頭還有佛法也
無清云有僧云如何是新年頭佛法清云元正啓祚
萬物咸新僧云謝師答話清云山僧今日失利又僧
問明教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教云無僧云年年是
好年日日是好日爲甚麼却無教云張公喫酒李公

醉僧云老老大龍頭蛇尾教云山僧今日失利畢
乃云二尊宿一人向高高峰頂立不露頂一人向深
深海底行不濕脚是則也是未免有些誚訛今夜或
有人問果上座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只向他道今
日一隊奴僕在茶堂裏村歌社舞弄些神鬼直得點
胸尊者惡發把鉢盂峯一擲擲過恒河沙世界之外
驚得僑陳如怕怖惶惶倒騎露柱跳入擔板禪和鼻
孔裏撞倒舒州天柱峰安樂山神忍俊不禁出來攔
胸搗住云尊者你旣稱阿羅漢出三界二十五有塵
勞超分段生死因甚麼有許多無明被這一問不勝

懔懔却回佛殿裏第三位打坐依舊點胸點肋道天上天下惟我獨尊自云住住果上座他問新年頭佛法爲甚麼一向虛空裏打筋斗說脫空謾人良久云果上座今夜失利秉拂舉三聖道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爲人興化道我逢人即不出出則便爲人真淨和尚云這兩箇老古錘竊得臨濟些子活計各自分疆列界氣衝宇宙使明眼人只得好笑果乃云真淨老人大似欺誣亡沒果上座即不然豁開三要三玄路坐斷須彌第一峰且道在三聖分上即在興化分上耶具眼者辯取○智鵬初持鉢至焦山時成枯木與

照闍提俱嗣道楷先後得法未嘗相識成問鵬曰寶峰有何言句鵬舉照自題肖像曰雨洗淡紅桃萼嫩風搖淺碧柳絲輕白雲影裏怪石露綠水光中枯木春唄你是何人成曰今日方知此老親見先師來鵬遂請益成曰豈不見法眼拈夾山境話曰我二十年祇作境會鵬乃契悟乃曰元來恁麼地曰汝作麼生會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曰直須保任鵬應諾後出世衡州花藥丁已遷婺州天寧○馮楫號濟川遂寧人自壯歲徧叅後依清遠一日同遠經行法堂偶童子趨庭吟曰萬象之中獨露身遠拊楫背曰好聲楫

於是契入丁巳除給事謁宗杲特巧祠坐夏徑山榜其室曰不動軒一日杲陞座舉藥山叅石頭馬祖得悟因緣杲拈罷楫隨至方丈曰適來和尚所舉因緣某理會得了曰你如何會曰恁麼也不得蘇囑娑婆訶不恁麼也不得噯娑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蘇囑悉哩娑婆訶杲印以偈曰梵語唐言打成一塊咄哉俗人得此三昧○開封白雲寺僧有文通慧者其師嘗令掌盥盆一日偶有市鮮者濯於盆文怒擊之遽隕因潛奔華州總持寺久之爲長老一日忽謂其徒曰二十年前一段公案今日當了衆問故曰日

午當自知遂趺坐以待時張浚統兵至中有一卒持弓矢至法堂瞪目視文將射之文笑曰老僧相待久矣卒曰素未識面今見而恚心不可遏即欲相戕何耶文語以昔故卒說偈曰冤冤相報何時了却却相纏豈偶然不若與師俱解釋如今立地往西天視之已立化矣文即索筆書偈曰三十三年飄蕩做了幾番模樣誰知今日相逢却是在前變障書畢泊然而化○妙總丞相蘇頌之孫女年十五忽自念曰吾身生從何來死復何去良久脫然有得長適毘陵許氏厭世浮榮一意禪寂遍叅名宿正信已具偶夫許壽

源官嘉興宗杲至郡源具齋以迎總出禮拜無一言
杲退謂馮楫曰許司理閣中曾見神見鬼但未遇本
色鉅鎚如萬斛舟置之絕潢斷港莫能轉動曰何言
之易耶曰他若回頭定須別也次日道俗請杲說法
總與會杲痛詆諸方異見邪解聽者駭顧總獨喜見
眉睫下座總請道號杲以無着號之示偈曰盡道山
僧愛罵人未曾罵着一箇漢只有無着罵不動恰似
秦時轆轤鑽既罵不動爲什麼似轆轤鑽具眼者辨
明年隨衆坐夏徑山一日杲上堂舉藥山叅石頭馬
祖因緣總豁然頓徹杲下座楫便隨至方丈自陳悟

處杲舉似總總曰妙總曾見郭象註莊子識者以爲
莊子註郭象杲見其語異因舉巖頭婆子話問之總
答偈曰一葉扁舟泛渺茫呈撓舞棹別宮商雲山水
月俱拋却贏得莊周蝶夢長杲欲激其遠到但默而
不顧一日正危坐間忽然大悟洞見杲平日委曲相
爲處不覺撫掌厲聲曰這老賊這老賊遂呈頌云驀
然築着鼻頭伎倆水消瓦解達磨何必西來二祖枉
施三拜更問如何若何一隊草賊大敗杲亦印以偈
曰汝既悟活祖師意一刀兩段直下了臨機一一任
天真世出世間無剩少我作此偈爲證明四聖六凡

盡驚擾休驚擾碧眼胡兒猶未曉一日杲總入室杲問古人不出方丈爲甚麼却去莊上喫油糞曰和尚放妙總過妙總方敢通箇消息曰我放你過你試道看曰妙總亦放和尚過曰爭奈油糞何總喝一喝而出於是名聞諸方時道顏首衆與一千七百衲子咸以偈餞其歸且賀法門之得人馮楫猶未之信舟過無錫問曰婆生七千六箇不遇知音祇這一箇也不消得便棄水中徑山老師稱道人理會得如何理會曰已上供通竝是請實稱大驚○思淨錢塘喻氏子出家早講法華後專念佛暇則畫阿彌陀像人呼爲

喻彌陀畫必於淨室寂想見彌陀光明乃下筆或問淨能畫彌陀何不叅禪曰平生只解念彌陀不解叅禪可奈何但得五湖風月在太平何用動干戈兒時遊西湖多寶山輒作念曰異日當鑄此石爲佛後果爲彌勒像侍卽薛公問彌勒見在天宮說法鑿石奚爲答曰咄哉頑石頭全憑巧匠修只今彌勒佛莫待下生求紹興七年冬端坐七日一心念佛漠然化去

戊午道謙叅宗杲禪師

道謙建寧人初依克勤旣從宗杲及杲領徑山令謙往長沙通紫巖居士書謙自謂我叅禪二十年無入

頭處更作此行復廢歲月意欲無往友人宗元叱曰不可在路便叅禪不得也去吾與汝俱往謙不得已而行在路泣語元曰我叅禪殊無得力處今又途路奔波如何得相應去曰你但將諸方叅得底悟得底圓悟妙喜爲你說得底都不要理會途中可替底事我盡替你只有五件事替不得你須自家文當曰五件何事曰著衣喫飯屙矢放尿馳箇死屍路上行謙言下領旨及通書歸杲於半山亭望見便曰這漢和骨頭都換了也謙聞曰老漢驗人處應不讓釋迦○宗元號竹原建寧連氏子久依杲分座西禪丞相張

浚帥三山以數院迎之不就歸舊里結茅號衆妙園○智才住山以清苦蒞衆衲子敬畏戊午八月望俄集衆書偈曰戊午中秋之日出家住持事畢臨行自己尚無有甚虛空可覓其垂訓如常二十三日再集衆示問曰涅槃生死盡是空華佛及衆生竝爲增語汝等諸人合作麼生衆皆下語不契才喝曰苦苦復曰白雲湧地明月當天言訖輾然而逝

已
未
法忠禪師住勝業

法忠結茅衡嶽棲遲二十餘年或數日不食或連宵不臥髮長不剪衣敝不易故禪會呼爲忠道者常跨

虎出游儒釋望塵而拜樞密柳仲古鎮長沙以勝業
延忠檄諸禪勸請忠聞而宵遁追蹤至定明蘭若撾
鼓致忠於座縑素羅拜忠慨然說偈曰咄哉黃面老
將法付王臣林下無心客官差逼殺人昔聞其言今
見其事下座曳杖趨勝業領住持事

庚申薦福悟本訪道謙

悟本自雲門叅侍宗杲至泉南小溪英俊畢集本獨
不受印可私謂棄已遂欲發去杲知語之曰汝但專
意叅究如有所得不待開口吾已識也旣而有聞本
入室謂之曰本侍者叅禪許多年逐日只道得不會

本詬曰這小鬼你未生時我已三度霍山廟裏退牙
了繇茲益銳志叅狗子無佛性話一夕將三鼓倚殿
柱昏寐間不覺無字出口吻間忽爾頓悟後三日杲
歸自郡城本趨丈室足纔越閫未及吐詞杲遽曰本
鬚子這回方是徹頭尋首衆於徑山逮散席訪道謙
於建陽菴謙舉保寧頌五通仙人因緣曰無量劫來
曾未悟如何不動到其中莫言佛法無多子最苦瞿
曇那一通我愛他道如何不動到其中旣是不動如
何到看他古人得了等閑拈出來自然抓著人癢處
曰因甚却道最苦瞿曇那一通曰你未生時吾已三

度霍山廟裏退牙了也於是相顧大笑○令人本明號明室自機契克勤徧叅名宿皆蒙印可庚申二月望親書三偈寄草堂清微露謝世之意旬末別親里而終偈曰不識煩惱是菩提若隨煩惱是愚癡起滅之時須要會鷄過新羅人不知不識煩惱是菩提淨華生淤泥人來問我若何爲喫粥喫飯了洗鉢盂莫管他莫管他終日癡憨弄海沙要識本來真面目便是祖師一木叉道不得也又下死道得底也又下死畢竟如何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成都范縣君婺居歲久常坐不臥聞克勤住昭覺往禮拜請示入道因

緣勤令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久無所契泣告曰和尚有何方便令某易會曰有箇方便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范於此有省曰元來恁麼地近那○覺菴道人祖氏建寧游察院之侄女幼志不出適留心祖道於克勤示衆語下了然明白勤曰更須颺却所見始得自繇祖答偈曰露柱抽橫骨虛空弄爪牙直饒玄會得猶是眼中沙○仙州山吳十三每以已事扣諸禪及道謙歸結茅於其左遂往給侍庚申三月日適然啓悟呈偈曰元來無縫罅觸着便光輝既是千金寶何須彈雀兒謙曰碎地折時真慶快

死生凡聖盡平沉仙州山下呵呵笑不負相期宿昔心○張九成字子韶號無垢其先開封人徙居錢塘幼時父積書坐旁命客就試成置卷歛衽曰精麗本末初無二致勿謂紙上語不足多下學上達某敢以聖賢爲法諸老驚嘆曰真奇童子也十四游郡庠閉閣終日不越戶限比舍生穴隙視之則歛膝危坐對寘大編若與神明伍乃相驚服游京師從楊時學然心慕楊文公呂微仲諸名儒所造精妙皆從禪學中來於是往謁寶印楚明請問入道之要明曰此事惟念念不捨久久純熟時節一到自然證入復舉趙州

栢樹子話令提撕久之無省辭謁善權清成問此事人人有分箇箇圓成是否曰然成曰爲甚麼某無箇入處清出袖中數珠示曰此是誰底成俛仰無對清復袖曰是汝底則拈取去纔涉思惟即不是汝底成悚然一夕如廁忽聞蛙鳴豁然契悟不覺自舉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大笑汗下被體遂述偈曰春天月下一聲蛙撞破乾坤共一家正恁麼時誰會得嶺頭腳痛有玄沙癸丑魁多士宗杲說法徑山成閱其語要嘆曰是知宗門有人恨不一見久之會杲說法於天竺成三往不值暨杲報謁成但寒暄

而已庚申造徑山一日與馮楫議及格物杲曰公祇知有格物不知有物格成茫然杲大笑成曰師能開諭乎曰不見小說載唐人有與安祿山謀叛者其人先爲閬守有畫像在焉明皇幸蜀見之怒令侍臣以劍擊其首時閬守在陝西首忽墮地成於是頓領微旨題濟川不動軒壁曰子韶格物曇晦物格欲識一貫兩箇五百杲肯之一日問曰前輩既得了何故復理會臨濟四料揀曰公之所見只可入佛不可入魔豈可不從料揀中去耶成遂舉克符問臨濟至人境兩俱奪不覺欣然杲曰余則不然曰師意如何曰打

破蔡州城殺却吳元濟成於言下得大自在嘗曰成每聞徑山老人所舉因緣如千門萬戶不消一蹋而開或與聯輿接席登高山之上或緩步徐行入深水之中非出常情之流莫知吾二人落處成了末後大事實是老人處此辦香不敢孤負他也○道瓊上饒人得法於泐潭祥公紹興庚申冬信守以超化革律爲禪迎爲第一祖瓊語專使曰吾初無意人間欲爲山子正爲宗派耳然恐多不能往受請已取所藏泐潭繪像與木菴二字仍書偈囑清泉亨老寄得法弟子慧山曰口嘴不中祥老子愛向叢林鼓是非分付

雪峰山首座爲吾痛罵莫饒伊顧專使曰爲我傳語侍卽行計迫甚不及修答聲絕而化

辛酉趙令衿居士謁宗杲禪師

庚申冬趙令衿謁宗杲杲聞令擊鼓入室衿欣然袖香趨之杲曰趙州洗鉢孟詵居士如何會衿曰討甚麼碗拂袖便出杲起擲住曰古人向這裏悟去你爲甚不悟衿擬對杲拈之曰討甚麼碗衿曰還這老漢始得○張九成丁父艱謂徑山老人道眼明徹超然生死之表而一衆千七百人皆不爲名聞精心學道宜飯此處以少慰先考之心乃於四月百日之期登

山修崇杲陞座因說圓悟謂張昭遠爲鐵剗禪山僧却以無垢禪爲神臂弓遂說偈曰神臂弓一發透過千重甲仔細拈來看當甚臭皮襪又有神臂弓一發千重關鎖一時開吹毛劍一揮萬劫疑情悉皆破之語秦檜疑其議已令言官論列言頃者妄議除三大帥事九成實爲首徑山僧宗杲和之遂救九成居家持服服滿別聽指揮宗杲退牒責衡州

壬戌性空妙普菴主入寂

黃蘗新法嗣臨濟十一世

妙普住青龍庚申冬造大盆穴而塞之修書寄雪竇持曰吾將水壘矣持答曰性空老人何快活只有三

衣并一鉢叢林端的死心兒見膽開談心豁豁有時
吹笛當言說一聲吹落西江月桃華菴中快活時往
往觀者舞不徹甚道理能歡悅搖手向人應道別堪
笑無人知此意盡道秤鎚硬似鐵難謾惟有當行家
爲報臨機莫漏洩王戍持至見其尚存作偈嘲曰咄
哉老性空剛要餞魚驚去不索性去只管同人說普
笑曰待兄來證明耳令徧告四衆衆集普爲說法要
仍說偈曰坐脫立亡不若水堊一省柴燒二省開墾
撒手便行不妨快暢誰是知音船子和尚高風難繼
百千年一曲漁歌少人唱遂盤坐盆中順流而下衆

皆隨至海濱普取塞岸水而回衆擁觀水無所入復
乘流而往偈曰船子當年返故鄉沒蹤跡處妙難量
真風徧寄知音者鐵笛橫吹作散塲其笛聲鳴咽頃
於蒼茫間見以笛擲空而沒衆號慕圖像事之後三
日於沙上趺坐顏色如生道俗爭往迎歸留五日闍
維舍利大如菽者莫計雙鶴盤旋空中火盡而去壽
七十七持復悼以偈曰僧不僧俗不俗曾得死心親
付囑平生知命只逍遙行道苦無清淨福東西南北
放癡憨七十七年捏怪足漆桶裏著到波濤裏洗浴
箇中誰會無生曲隨流去又流歸莫是菴前戀筇竹

阿呵呵老大哥快活誰人柰汝何

癸亥法忠禪師傳法印肅

印肅宜春余氏子號普菴生時隣人夜望其室祥光燭天遠近相愕已而蓮生道周或見阡陌衆益異之六歲夢一僧點其胸曰汝他日當自省既寤白毋毋視其點紅瑩大似世之櫻珠遂許出家紹興四年授壽隆院事賢和尚賢授以法華經肅曰諸佛元旨貴悟於心數墨循行何益於道賢甚器之癸亥聞法忠道望因辭賢游湘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忠豎拂示之肅便有省○金大覺寺法慶初住泗州普照後遷

嵩少破汴被虜北方牧牛次居東京因侍者讀洞山錄作愚癡齋侍者曰古人甚奇慶曰吾化後汝可喚之若能迴來是有道力也皇統三年作頌曰今年五月初五四大將離本主白骨當風揚却免占檀那地土衣物盡付侍者齋僧始聞初夜鐘聲坐逝侍者曰昔約令喚遂喚三聲慶應曰作麼曰和尚何裸跣而去曰來時何有侍者欲强穿衣慶曰休留與後人曰正恁麼時如何曰也只恁麼復書一偈曰七十三年如掣電臨行爲君通一線鐵牛踣跳過新羅撞破虚空七八片儼然而化壽七十三

佛祖綱目卷第三十七之下

終

華亭居士徐兆禎章輔世張正陸慶紹屠旭共刻

佛祖綱目第三十七卷之下

會稽馬存預書男之梅刻

崇禎癸酉仲秋

[illegible]

之古虫

関本

竹市録目

六二